

北朝時期的維摩詰經美術研究 —以單體造像作品為中心

潘亮文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藝術史學系

中文摘要

北朝時期的維摩詰經美術作品，依其出現的所在空間可以概分成兩大類型，一是存於石窟之中，一是表現於單體造像上。由於石窟為不可移動的建築，透過對其上所見之維摩詰經美術作品發展的判讀成果，反映的是當地當時人們對維摩詰經信仰的理解。而現存的單體造像作品因容易被移動，大抵多是不存在原有初始的特定時空環境下，所以難以就單一的作品例說明其可能的原本歷史意義。但若能考量出土地點，降低空間的不確定因素，依地區分別觀察的話，或能呈現出各區域發展脈絡的異同。因此，本文將以表現有維摩詰經圖像的單體造像為主，依地區別與時代順，檢視作品的表現形式與圖像構成，以便觀察其演變發展，瞭解其變化情形，藉以作為北朝時期的維摩詰經美術作品研究的補充說明。

關鍵詞：北朝、維摩詰經、單體造像

Visual Representation of the *Vimalakīrti Nirdeśa Sūtra* in Freestanding Sculptures during the Northern Dynasties

PAN, Liang-wen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Art History, Tainan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

Abstract

During the Northern dynasties, works of art based on the *Vimalakīrti nirdeśa sūtra* may be divided into two types based on physical location: those located in grottoes, and freestanding sculptures. As the grottoes were immovable, we can identify and read abou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orks of art based on the *Vimalakīrti nirdeśa sūtra* through observations which reflected natives' understanding of the *Vimalakīrti nirdeśa sūtra* beliefs at the time. By comparison, the existing freestanding sculptures are easier to move, and so most of them are no longer in their original environment. While it is difficult to explain the original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through a single work, if we can consider the unearthed locations, the uncertainty of the spaces can be reduced. Observing separate regions shows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f context in each region. Therefore, this article will be based on the observation of freestanding sculptures that represent images from the *Vimalakīrti nirdeśa sūtra*. In accordance with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regions and

times, we can look at the manifestation and image composition of the works to know their evolution. This further supplements the study of artwork on the *Vimalakīrti nirdeśa sūtra* during the Northern dynasties.

Keywords: Northern Dynasty, *Vimalakīrti Nirdeśa Sūtra*, freestanding sculpture



一、前言

北朝時期的維摩詰經美術作品，依其出現的所在空間可以概分成兩大類型，一是存於石窟之中，一是表現於單體造像上。前者以有西秦建弘元年(420)的甘肅永靖炳靈寺第 169 窟北壁所見作品為最早；山西大同雲岡石窟見有五世紀後半的作品；河南洛陽龍門石窟則多有五世紀末至北魏末作品。後者以臺北的國立故宮博物院收藏的北魏太和元年(477)釋迦牟尼佛坐像背面上的文殊與維摩詰像，是屬於年代較早且完整的金銅佛作品範例。由於石窟為不可移動的建築，透過對其上所見之維摩詰經美術作品發展的判讀成果，反映的是當地當時人們對維摩詰經信仰的理解。而現存的單體造像作品因容易被移動，大抵多是不存在原有初始的特定時空環境下，所以難以就單一的作品例說明其可能的原本歷史意義。但若能考量出土地點，降低空間的不確定因素，依地區分別觀察的話，或能呈現出各區域發展脈絡的異同。因此，本文將以表現有維摩詰經圖像的單體造像為主，依地區別與時代順序，檢視作品的表現形式與圖像構成，以便觀察其演變發展，瞭解其變化情形，藉以作為北朝時期的維摩詰經美術作品研究的補充說明。

二、研究成果概述

有關維摩詰經美術作品的研究，自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開始至今，已積累相當豐碩的成果。以下的研究成果概述，主要鎖定與本論文研究對象直接有關為主，其他相關研究成果見附錄資料。

概觀維摩詰經美術相關議題的研究史，秋山光夫於一九三六年發表的〈有關北魏像碑的維摩變相圖〉¹是一篇較早的重要論述。該文主要

1

※ 收稿日期 2017.2.27，通過審稿日期 2017.10.20。

考察美國大都會博物館藏〈維摩主輕車將軍平州錄事參事軍資蘭思遠造像碑〉上的維摩詰經變圖，依經文辨識出有〈問疾品〉、〈不思議品〉、〈觀眾生品〉、〈佛道品〉、〈入不二法門品〉、〈香積佛品〉的內容。依據經典文本與實物作品比對的成果，奠定日後研究的重要基礎。莊申的〈北魏石刻維摩變相圖考〉²一文，考察對象仍以該作品為主。同作者又有〈維摩詰所說經對於中國藝術品的影響〉³，分析維摩詰經對於中國繪畫與雕刻作品的影響，前者包括觀察畫史所見作品與敦煌壁畫，後者含括石窟與單體造像。由於討論的作品數量有限，難以窺得維摩詰經美術作品發展的歷史面貌。

石松日奈子的〈維摩和文殊造像的研究－作為中國南北朝時期佛教藝術中左右對置表現的一個例子〉⁴，是以龍門石窟作品作為觀察為中心，同時含括單體造像的作品，概觀南北朝時期的維摩詰和文殊造像，檢視作品左右對稱佈局、姿勢與坐具、容貌及著衣、持物與印相、侍者等，著重於對中國造形藝術中左右對置的表現形式的探討，提出維摩詰與文殊的表現形式具對比的特點，是基於中國傳統的陰陽對比的表現手法，亦是中國傳統造形藝術的精華。

II

¹ 秋山光夫，〈北魏像碑の維摩變相圖に就いて〉，《考古學雜誌》26：10，1936年，頁1-17。

² 莊申，〈北魏石刻維摩變相圖考〉上、下，《大陸雜誌》17：18、17：19，1958年，頁14-16、頁20-24。

³ 莊申，〈維摩詰所說經對於中國藝術品的影響〉，《香港大學五十週年紀念論文集》2，香港：香港大學中文系，1966年，頁109-196。

⁴ 石松日奈子，〈維摩・文殊像の研究－中國南北朝期佛教美術における左右対置表現の一例として〉，《南都佛教》71，1995年，頁31-63。〈維摩和文殊造像的研究－作為中國南北朝時期佛教藝術中左右對置表現的一個例子〉，《龍門石窟一千五百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頁9-22。

在綜合討論作品方面，有納一的〈佛教美術中的維摩詰題材釋讀〉⁵，依《維摩詰經》各品順序，提出圖示其內容的作品例，所列舉的作品以敦煌的壁畫為主，輔以其他造像。然其成果無法呈現出作品圖像發展的時間歷程。肖建軍的〈中國早期維摩詰變相的創造與展開〉⁶一文，主要檢視 1.文獻紀錄中的維摩詰變相、2.永靖炳靈寺第 169 窟、3.雲岡石窟與龍門石窟、4.北朝造像碑中的維摩變相，說明其表現形式逐步精細，由符號象徵漸趨圖像敘事的過程。但由於忽略了作品所在地區不同的因素，僅關注作品本身表現形式的異同，其研究成果無法凸顯區域性的差別。同作者在〈論南北朝至隋時法華造像與維摩詰造像的雙弘並舉〉⁷文中，概觀隋代以前及隋代維摩詰造像與法華造像共出的作品，說明其所反映的是南北朝至隋時中國佛教義解與禪觀並重的信仰與實踐。而盧少珊的〈北朝隋代維摩詰經圖像的表現形式與表述思想分析〉⁸與本文的研究路徑最為相近。討論的作品包括石窟與單體造像，時代範圍鎖定在北朝至隋，將維摩詰經圖像配置與意圖結合，歸納有 1.佛說維摩詰經表現、2.維摩文殊主體性表現、3.裝飾性表現、4.特殊表現等四種類型。於論述這四種類型時，作者雖試圖依北魏中期、北魏晚期、東魏西魏、北齊北周、隋代的時代順序，說明大同地區、河洛地區、關中地區、隴東地區、河西地區與其他地區發展，其成果可見該文的附表一。此外，將作品所見與其他圖像組合關係，分與釋迦佛、法華經、淨土信仰、兩種

■

⁵ 納一，〈佛教美術中的維摩詰題材釋讀〉，《故宮博物院院刊》4，2004 年，頁 96-109。

⁶ 肖建軍，〈中國早期維摩詰變相的創造與展開〉，《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9，2011 年，頁 131-145。

⁷ 肖建軍，〈論南北朝至隋時法華造像與維摩詰造像的雙弘並舉〉，《考古與文物》5，2012 年，頁 92-96。

⁸ 盧少珊，〈北朝隋代維摩詰經圖像的表現形式與表述思想分析〉，《故宮博物院院刊》1，2013 年，頁 64-96、158、159。

布施本生（薩埵太子本生與須達擎本生），其成果可見該文附表二。由於該文作者以圖像表現的意圖所形成的類型作為基礎，忽略了每一地區皆有其自身圖像發展的同時，與鄰近地區的互動關係密切與否亦會有不同的進展。因此，本論文的研究將分區域別與依時間順序，觀察單體造像的表現形式與其他圖像組合的關係，同時酌參石窟造像作補充，建構北朝時期維摩詰經美術作品表現的嬗遞歷程。

三、現存作品概況

為便於瞭解作品的基本狀況，將現階段蒐集之可見有維摩詰經美術作品的北朝單體造像相關資料，整理成附表⁹。依據附表所見的內容，我們大致可以瞭解除河北易縣出土的和平六年(465)交腳菩薩殘像與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北魏太和元年(477)金銅佛造像外，多屬於西元 500 年之後的作品。而後者背面的維摩詰文殊對坐像是目前有最早時間紀年的完整作品。若依銘文所記「安憲縣」（在今河北省定州之東）的文字，或說明了這件作品與河北有些許的地緣關係¹⁰。

II

⁹ 可見維摩詰經作品的單體造像資料表中的內容，不包含河南出土的北魏正始元年(504)造像。該作品目前僅存部分，上有坐於室內維摩詰，其身後二聽法菩薩，身前一持花天女；下五身供養人像。參考莊申，〈維摩詰所說經對於中國藝術品的影響〉，頁 184。圖見 Osvald Siren, *Chinese sculpture from the fifth to the fourteenth century: over 900 specimens in stone, bronze, lacquer and wood, principally from Northern China / with descriptions and an introductory essay* (Thailand: SDI Publications, 1998), Vol.1. Plate 96。另也不包括盧少珊〈北朝隋代維摩詰經圖像的表現形式與表述思想分析〉（頁 80）中提到的美國弗瑞爾美術館藏北魏延興三年(473)劉琛造金銅佛像。因筆者認為該作品有後造之疑慮。此外，現階段僅收集到一件南朝作品，同列於表中。

¹⁰ 松原三郎指出銘文所記之「安憲縣」近現在河北省定縣，見《中國佛教彫刻史論·本文編》，東京：吉川弘文館，1995 年，頁 250。根據唐·李吉甫撰《元和郡縣圖志》卷十八〈河北道三〉定州管轄下之縣，在今河北定州之東。見李吉甫撰《元和郡縣圖志》，北京：中華書局，1983 年，頁 510。

目前共收集有 53 件作品。屬北魏時期作品有 16 件，其中河北 2 件（編號 01 易縣出土、編號 02 銘文安憲），河南 6 件（編號 04 傳自業縣、編號 05 榮陽出土、編號 06 原存延津），陝西 3 件（編號 10、編號 11 西安出土、編號 12 現存西安），甘肅 3 件（編號 13 莊浪出土、編號 14 現存天水、編號 15 現存蘭州），山西 1 件（編號 03），地域不明的有 1 件。

東魏時期作品有 6 件，其中河南 3 件（編號 18 新鄉徵集、編號 19 出自淇縣、編號 20 傳出自新鄉），山西 1 件（編號 22 沁縣出土），山東 1 件（編號 21 東平出土），地域不明為 1 件。西魏時期作品有 6 件，其中陝西 2 件（編號 24 西安出土、編號 25 耀縣發現），山西 1 件（傳編號 26 出自芮城），甘肅 1 件（編號 27 原存莊浪），地域不明有 2 件。

北齊時期作品有 20 件，其中河南 13 件（編號 30 傳自中牟、編號 31 現存洛陽、編號 32 現存登封、編號 33、編號 34 襄城出土、編號 35 出自新鄭、編號 36 出自密縣、編號 37 現存偃師、編號 38 原存浚縣、編號 39 現存沁陽、編號 40 禹州出土、編號 41 現存新安、編號 42 洛陽徵集），山東 3 件（編號 43 臨朐出土、編號 44 博興出土、編號 45 現存臨沂），安徽 1 件（編號 46 毫縣出土），地域不明有 3 件。北周時期作 4 件，其中山西 3 件（編號 50 運城徵集、編號 51 現存太原、編號 52 萬榮出土），甘肅 1 件（編號 53 秦安出土）。南朝 1 件（編號 17 成都出土）。

從以地區別而言，目前在河北、河南、陝西、山西、山東、甘肅與安徽皆可見維摩詰經相關的單體造像，其中以河南作品數量最多且延續時間長。甘肅與山西作品數量雖遠遠不及河南的作品，但有持續的發展。

此外，儘管這 53 件的作品都沒有單一只表現維摩詰經的圖像內容，但題記銘文有提及文殊或維摩詰之文字，有北魏神龜三年(520)李僧智王阿金等造佛像碑（編號 03）、北魏孝昌元年(525)道啥造像碑（編號 05）、北魏普泰元年(531)佛造像碑（編號 10）、北魏永熙二年(533)趙見僖等造

像碑（編號 07）、北魏比丘法亮法海等造像（編號 09）、西魏大統三年（537）法和四面造像碑（編號 24）、東魏武定元年（543）李贊邑等邑義五百餘人造像碑（編號 19）、北齊河清三年（564）王氏道俗百人造像（編號 36）、北齊武平三年（572）佛時寺四面造像碑（編號 38）、北齊佛三尊像碑（編號 43）。同時，在這 10 件可見文殊或維摩詰之文字者，以河南所見作品為多，包括編號 05、07、09、19、36 與 38，由此我們或可認為《維摩詰經》流傳、影響於此地為盛。為便於瞭解不同地域維摩詰經美術作品表現的異同，以及和其他圖像組合形式是否有因地區而有差別，將以區域別為主，依年代順序檢視造像的發展。

四、作品解析

由於現存與維摩詰美術作品有關的單體造像以河南地區數量最多，同時延續時間長，容易於觀察其發展脈絡，以下將分河南地區、其他地區與不明地區三部分。

（一）河南地區的作品

1. 北魏

高 124.8 公分的北魏神龜三年（520）交腳菩薩造像碑（編號 04，圖 1），依銘文可知主尊為彌勒。碑陽龕頂帷幕龕內一交腳菩薩（彌勒）二立脇侍菩薩，龕上兩端右文殊左維摩詰各五聽法像。龕楣八區，兩端各一半跏思惟像。龕兩側各五小龕坐佛。下端銘文與供養人。碑陰上端自右至左為二跪人物、一坐佛二菩薩、二佛並坐；下有千佛。左、右側面皆千佛。將文殊維摩詰對坐配置於龕楣上方左兩側的位置，在洛陽的龍門石窟，如古陽洞南壁第 95、97 號龕或北壁第 186、189、190、193、263 等號龕。在五、六世紀時的中國佛教藝術史中，彌勒像是常見到的造像題材之一。其與維摩詰經的關係，或可根據《維摩詰所說經》〈囑

累品〉第十四，即「於是，佛告彌勒菩薩言：彌勒。我今以是無量億阿僧祇劫所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付囑於汝。如是輩經，於佛滅後末世之中，汝等當以神力，廣宣流布於閻浮提，無令斷絕」¹¹。就整體作品而言，在碑陰上端的二佛並坐造像，規模相當小，當不是主要的造像。

高 135 公分的北魏孝昌元年(525)道哈造像碑（編號 05，圖 2、圖 2-1、圖 2-2），碑陽主要為一交腳菩薩，依銘文「前有彌勒大像」，知其為彌勒菩薩。主尊背光外側右維摩詰居士，左文殊，旁有聽法比丘數人。由右自左觀察，右側面為樹下誕生、覆鉢塔內一倚坐佛。碑陰螭龍碑首下並列五龕，依序為阿育王施土、半跏思惟菩薩、二佛並坐、一立佛、佛傳題材之一的九龍灌頂。左側面屋形龕一坐佛，屋頂旁二供養菩薩二弟子；一高大的菩提樹，右一圓拱龕，內一比丘禪定坐於榻上，榻前置淨水瓶和鞋，榜題「大比丘法延坐禪時」；左一比丘在床榻上打坐修行，榻前放置淨水瓶和鞋，榜題「比丘惠劍誦經時」。就視覺表現而言，碑陽的主尊佔據主要空間，除文殊維摩詰圖像外，上述所言之圖像約佔三分之一的空間，亦屬顯要位置。而這些圖像的內容除主尊彌勒與禪僧外，皆屬與釋迦佛有關的題材，符合銘文所言「北有□覺釋迦」，但銘文記「西有無量壽」、「東有阿閦如來」則是無法辨識出來。此外，相較於前述作品見到的二佛並坐造像，本作品是有意識地規劃造像。而此處所見文殊、維摩詰像者，相較其他尊像，似乎其所在位置較不明顯，其安排與洛陽龍門石窟古陽洞約是 500 年前後所造的北壁八大龕之一的第 234 窟魏靈藏薛法紹等造釋迦像龕相同¹²。依銘文得知造像目的是「使見者起三千之念，覩□者發□德之心，□天堂之親，未來作值□□緣因斯功德，願諸邑儀己身眷屬□□□聖彌勒三會，最在初首，得太□□，解一切法，行客文殊，俱登正覺，又願國祚興隆，威靈遐布（略），而

█

¹¹ 《維摩詰所說經》，《大正藏》冊 14，第 475 經，頁 557 上。

¹² 又如古陽洞北壁八大龕的 N134、N258 或南壁八大龕的 S71、S130、S140 等。

暢群那履正路，而遊迷子復真道，而步三塗豁爾，而空六趣昇永安之路，法界眾生盡發菩提心，一時成佛」。主尊像與其造像目的相符。從尊像佈局的安排上，我們不難看出前述兩件作品是有受到龍門石窟造像的影響。

高 183 公分的北魏孝昌三年(527)蔣伯仙造像碑（編號 06），碑陽為一佛二菩薩立像，依銘文知為彌勒佛。碑陰上下分五層（圖 3），一為一佛二菩薩十弟子的說法場面；二右側帷帳內維摩詰，前菩薩弟子，左側文殊後弟子天人；三、四是須達孥太子本生；五有銘文。銘文中提到「妙哉正覺，應化迦毗，降魔鹿苑，萬蠱咸歸，廣濟度訖，雙林漸暉」當指釋迦佛尊，即為碑陰第一層的說法場景中的佛尊。相較於前述二作品（圖 1、2），於此所見的文殊維摩詰圖像，應具有更大的宗教象徵意義。此外，與須達孥太子本生的共出，也符合維摩詰經中的闡述布施的精神，如〈佛國品〉第一中提到「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及方便力，無不具足」或「布施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一切能捨眾生來生其國」以及〈方便品〉第二、〈菩薩品〉第四、〈入不二法門品〉第九與〈香積佛品〉第十¹³。

高 170 公分的北魏永熙二年(533)趙見喜等造像碑（編號 07），碑陽為一立佛二立菩薩；碑陰（圖 4）近五分之二表現維摩詰經的內容，中央坐佛，佛右文殊，榜題「此是文殊師利問疾維摩時」，維摩詰與舍利弗相談，榜題「此是維摩詰見舍利弗，我見釋迦牟尼佛土清靜時」（〈弟子品〉），文殊下舍利弗，榜題「此是舍利弗請天女□花去時」（〈觀眾生品〉），後有三立僧人三僧跪地，榜題「此是大弟子禮拜師子座時」（〈不思議品〉）；佛左維摩詰，榜題「此是維摩詰托疾方丈室時」，一王者聽維摩詰說法，榜題「此是諸大國王來聽法時」（〈方便品〉），維摩詰下天

II

¹³ 《維摩詰所說經》，《大正藏》冊 14，第 475 經，頁 537 上、538 中、539 中、542 下、551 中、553 上。

女，榜題「此是天女以花散菩薩大弟子時」（觀眾生品），後有二菩薩，榜題「此是諸大菩薩坐師子座時」（不思議品）¹⁴。與前述作品相對照（圖3），我們可以說作者企圖表現維摩詰經思想的意圖更加彰顯。

高122公分的北魏張永等造佛三尊像碑（編號08，圖5），同前作品正面為一立佛二菩薩。而背面（圖5-1）三分之一空間上層表現一交腳菩薩二立脇侍菩薩二半跏思惟菩薩；下層中央華蓋文殊與帷帳維摩詰，右側禪定僧，左側阿育王施土。碑陰的三分之二有四列供養人像。整體而言，造像題材不及前述4件作品的豐富，但仍不脫離與釋迦和彌勒有關。

北魏比丘法亮法海等造佛三尊像碑（編號09），碑陽為一立佛二菩薩。碑陰上半部依序為文殊維摩詰；太子誕生、九龍灌頂、騎象人物；一交腳菩薩各一半跏思惟菩薩二比丘。碑陰下半部有供養人像，有「開佛光明主」、「彌勒佛主」、「七佛主」、「太子思惟主」、「唯磨【維摩】文殊主」、「普賢菩薩主」、「十六王子佛」等榜題。¹⁵透過供養人像的文字內容，我們可以知道至少有以供養文殊維摩詰為主要對象。

上述與維摩詰經有關的美術造像，除第一件與第二件作品外，皆被表現在碑陰處。雖然維摩詰經的相關圖像是被置於碑陰處，但由其所佔的空間比例而言，可以看出是較受到重視的。

2. 東魏

通高200公分的東魏武定元年(543)道俗九十人造像碑（編號18，

¹⁴ 金維諾，〈壁畫《維摩變》的發展〉，《中國美術史論集·下篇佛教藝術》，臺北：南天書局，1995年，頁386。

¹⁵ 石松日奈子，〈北魏河南の一光三尊像〉，《北魏佛教造像史の研究》，東京：株式會社ブリュッケ，2005年，頁277、278，圖271。

圖 6)，碑額處的右側維摩詰居士頭戴高冠，著褒衣博帶式大衣，手握麈尾上揚，面左而坐，身前天女，下三聽法菩薩、左文殊菩薩手握如意屈肘上舉，面右端坐，座前舍利弗，下三聽法弟子。碑陽的約三分之一表現說法場面，包括正中一坐佛，龕柱外二弟子二菩薩。碑陰分三層，碑額處二佛並坐；第二層三列十二幅佛傳；第三層是供養人與銘文。考量碑陰有至少三分之一的空間是表現佛傳與本生故事，推測碑陽之中央坐佛為釋迦。將文殊維摩詰圖像巧妙地安排於佛說法的場景上，或許有佛演說維摩詰經的意涵。

高 308 公分的東魏武定元年(543)李贊邑等邑義五百餘人造像碑(編號 19，圖 7)，碑陽由上自下分五層。第一層是碑額處上一坐佛二弟子二菩薩(殘)；下有二童子捧博山爐，其左右各一護獅，博山爐左右各一供養僧，其左右各一梵志，其外各一天王。第二層是右文殊聽法眾舍利弗左天女維摩詰聽法眾上方師子座，舍利弗天女上方持鉢菩薩散華菩薩，表現了〈問疾品〉、〈不思議品〉、〈觀眾生品〉、〈香積國品〉、〈弟子品〉與〈方便品〉。第三層是二列供養人，第四層是題記，第五層是台座。碑陰的碑額處是一倚坐菩薩二菩薩，下千佛。整體而言，維摩詰經圖像表現所佔碑像空間約九分之一，但雕刻多品維摩詰經的內容，同時在二列供養人像的上列左側第二尊榜題文字為「維摩主輕車將軍勝州錄事參軍賀蘭思遠」，由此可知文殊維摩詰是主供養尊像之一。

高 126 公分的東魏司徒永孫等造像碑(編號 20，圖 8)，碑陽為一立佛二菩薩，台座上供養人。碑陰(圖 8-1)上端帷帳內右眾弟子、文殊，左天女、維摩詰與眾菩薩，場景約佔三分之一未滿的空間，以下六列供養人像。整體而言，這作品的圖像配置近似北魏張永等造佛三尊像碑(編號 08)。

3.北齊

高 98 公分的北齊天保二年(551)坐佛九尊像碑（編號 30，圖 9），碑陽分兩部分，碑首龕內維摩詰經變，右文殊身後菩薩身前弟子（舍利弗）、左維摩詰身前二天女身後二天女，兩者間師子座；碑身以一坐佛二弟子二菩薩二辟支佛二比丘的說法圖為主，其上 龕楣中六伎樂天人二人跳舞，其下正中蓮臺上博山爐二護獅二力士。左、右側面須達孥太子本生；碑陰有銘文。整體是局上，是以碑身的佛說法圖為中心，是圖示佛說維摩詰經的表現。

殘高 126 公分北齊天保五年(554)趙慶祖造像碑（編號 31，圖 10），碑陽分四層，碑額處倚坐菩薩二脇侍菩薩，龕外左側榜題「彌勒主趙慶祖」。第二層自右到左，一立菩薩二辟支佛二脇侍菩薩、二佛並坐中間二弟子兩側二菩薩、苦修像與半跏菩薩。第三層維摩詰經變（左屋形帷帳龕內維摩詰居士頭戴高冠，手持麈尾倚坐於几榻上。身後一雙髻女侍。右帷帳下文殊菩薩結跏趺坐，左右各二供養菩薩），兩者間聽法眾，中央塔內二佛，一大弟子敲鐘。第四層為一坐佛二弟子二菩薩二辟支佛二力士。第三層的維摩詰經變與第四層的說法場景是以伎樂天人為界，或可將兩者合一，將其視為佛演說維摩詰經的場面。右側面上兩層為一坐佛二菩薩，接續是一坐佛二弟子與一佛二辟支佛（殘）。碑陰：銘文。左側面上三層皆為一坐佛二菩薩，最下殘損。

通高 398 公分北齊天保八年(557)劉碑寺造像碑（編號 32，圖 11），碑陽的碑額處一坐佛二弟子二菩薩。碑身三列雕刻，中列二龕，上半跏思惟菩薩，下一坐佛二弟子二菩薩，龕柱外各一辟支佛。左柱殘存榜題「陽大像主前教授豫州刺史劉碑」，右柱殘存榜題「發心造像主前奉朝訓洛州平正劉方興」。右列三龕，上一坐菩薩二弟子二脇侍菩薩；中一坐佛二弟子二菩薩；下文殊二弟子，龕左上角刻一蓮花化生，龕左刻一

菩薩手持蓮花而立，龕下及周圍刻聽法弟子數人，上龕右邊框榜題「大都邑主前陽城郡□□劉子云」。左列三龕，上一坐菩薩二弟子二菩薩；中一坐佛二弟子二菩薩；下維摩詰手持麈尾端坐於三足几前，旁立二弟子，頭部皆殘。龕下左右刻三個手持蓮花的供養人。在上兩龕的左邊框刻題榜「大都邑主陽城縣功曹劉聲聞，地主劉明熾，大都邑主橫野將軍劉□□」。右側面是一佛二辟支佛。碑陰概分三層，碑額處二佛並坐，座側雕二弟子，其外各一辟支佛，其下二供養菩薩；第二層七龕內各一佛，各龕間立菩薩，博山爐各一弟子四菩薩；第三層是銘文。左側面為一立佛二菩薩。依上述榜題，可以知道供養者的身分為前刺史、縣功曹、將軍等。在圖像上除可辨識的半跏思惟菩薩、文殊維摩詰、二佛並坐外，都是佛尊。若依銘文「如來聖跡，邈矣難尋。究竟歸空，妙理實深。出沒自在，顯滅雙林。欲隨而去，攝以愚心。」當是期待與釋迦佛尊相遇，而此作品多龕造佛，當表現銘文所言「龕龕有佛，相望若語」之內容。

高 150 公分的北齊天保八年(557)比丘法陰造像碑(編號 33, 圖 12)碑陽分兩部分，碑首思惟太子坐於樹下；碑身一坐佛二弟子二辟支佛二菩薩的說法圖為主，其上右文殊、左維摩詰、其間聽法眾，其下二天王與二護獅。碑陰的碑額處二佛並坐，碑身刻銘文。整體視覺上，以佛說法的場景為中心，透過坐佛上方的弧形龕楣延伸到文殊維摩詰所在空間，形成一完整畫面，表現佛宣說維摩詰經的概念。

碑高 108 公分的北齊天保十年(559)高海亮造像碑(編號 34, 圖 13)，碑陽分三層，碑額處半跏菩薩二脇侍菩薩，即銘文言之「建立天宮石像一塲」。第二層維摩詰經變(右圓形帷帳龕內文殊結跏趺坐於方形束腰須彌座上，右手施無畏印，左手屈肘上揚，身後二菩薩侍立左右；龕左方形帷帳龕內維摩詰手持麈尾，頭戴高冠，遊戲坐於床榻上，鞋置榻前。兩者間兩排雕聽法菩薩弟子八人和一撞鐘比丘。這圖像同北齊天保五年(554)趙慶祖造像碑(編號 31)。第三層為一佛二辟支佛二菩薩二弟子二

力士。碑陰上部騎馬菩薩，表現逾城出家太子，下有銘文，記為「夫真容幽寂，非聖教無以宣其宗；三乘極妙，故能化於世。是昔，如來現像形始於舍衛，散韻光捨於鹿苑，開大明似鏡三千，灑慧風而通正覺。自雙樹潛暉，十號匿影，無始無終，非動非住，至乃神人感夢，零【靈】化東遷，梵音妙嚮，漸合闇浮，經教述興，雲風飄扇」。應意指釋迦佛法，故主尊可視之為釋迦。雖然銘文內容沒有提及與維摩詰經相關連結，但從文殊維摩詰圖像表現佔碑陽近三分之一的畫面，可推測維摩詰經圖像於此有其象徵意義，或可說是主尊佛於此宣揚維摩詰經的意圖。

碑全高 125 公分北齊河清三年(564)比丘道政四十人等造像碑(編號 35，圖 14)碑陽為二層。一是一坐佛二弟子二菩薩，其右文殊下五聽法眾，其左維摩詰下四聽法眾。我們認為載台座的獅子與持鉢的天女，分別表現〈不思議品〉與〈香積國品〉，而在此上端左右兩側可見有持鉢與捧台座的飛天，亦或是象徵〈不思議品〉與〈香積國品〉。這文殊維摩詰像表現的空間規模雖不及前一作品，但有更多圖示維摩詰經的內容。二是佛說法的場景，包括一坐佛二弟子四菩薩，佛座下中央香爐二跪僧二力士。香爐下中央銘文左右各一護獅。雖然下層佛說法圖中的龕楣正中處略微超越出第一層的空間，仍可看出但，上下有明顯界線。碑陰為銘文。依銘文所見內容，我們無法辨識主要信仰對象，但有「荷□□錫名僧，豈遠千里。戒行清苦，必存十善之識。言念至□□誠。詎違六時之道，馴馴恂恂，邕邕穆穆。真有鹿苑之風，不無象山之誨。敬羨嘉處，建茲功□□德。其詞曰：無小無大，薨想伊歸。誰窮誰達，溘盡為非。詰人明識，惠此津機，濟時以道，拯手垂衣。苦海揚波，火宅炎盛，多滄汲引，昇此究竟，逐迷得杆，假我明命，膺感不休，功興已竟。□道生四諦，空起三門，白鵝致善，烏鵲與恩，靈迹弘烈，敢庶斯存。鑄石功紀，固本深相，理尚沖寂，道真清□□素，絕塵自此。和光匪處，崔嵬高山，浮丘已過，潺湲流水，濯嬰是趨」，強調信仰佛教。雙層的

佛說法圖的表現，或許我們可將佔五分之四以上畫面的佛說法正宣說其上的維摩詰經圖。

北齊河清三年(564)王氏道俗百人造像碑(編號36)，目前僅有題記資料，未能觀察作品的圖像組合，但銘文中有「中白玉石像一區舉高一仞釋迦當陽□□□□□□□□□藥？王文殊維摩大士乃重□□□／天人散華無事不有菩薩乘空白□□□□□□□□」，可理解成造像主尊為釋迦。

通高 275 公分的北齊平等寺崔永仙造像碑（編號 37，圖 15），碑陽有四層。碑額處兩龕，右一大象、背上一菩薩（表現乘象返宮的佛傳）；左九龍浴太子，下兩側各一龕內一禪坐僧人。第二層右帷帳龕內維摩詰左手執麈尾右手撫膝，前有天女；中央一坐佛二菩薩；左屋形龕，龕楣左右各刻一身手捧供物的天人，龕內文殊結跏趺坐，座前立一弟子（舍利弗）。第三層一倚坐菩薩二菩薩，其龕外左右各一小龕「樹下思惟」，其前一立弟子。左龕榜題有「彌勒佛主宋天□、□□□、彌勒佛主崔永仙」；右龕榜題「思維佛主」。第四層阿修羅像，兩側立二弟子二天王。碑陰的碑首處四龕，右龕一佛二菩薩；左三龕分二層，上一大下二小，內皆一佛二菩薩。碑身上部兩層各四龕，龕內皆一坐佛二菩薩；下部一坐佛二弟子二菩薩，龕外兩側樹下思惟。雖然這件作品呈現多種圖像，概括而言主要是釋迦與彌勒，而於此所見維摩詰經圖像表現北魏以來的傳統。

通高 232 公分的北齊武平三年(572)佛時寺四面造像碑 (編號 38)，正面 上層是一交腳菩薩二弟子四菩薩，龕楣上刻供養主人名，龕下兩側刻有「彌勒大像主」等字。中層一坐佛二弟子二菩薩，龕下兩側記有「釋迦大像主」等字。下層一坐佛四弟子二菩薩，龕下兩側題記「阿彌陀大像」。右面 (圖 16) 上層維摩詰經變，右文殊，坐於方榻上，左手持如意。

意，右手扶於几，几前放置鞋和淨瓶。左維摩詰，著交領大衣，坐在方榻，右手握麈尾，左手扶几，榻前置鞋和淨瓶。兩者中間刻二立菩薩，上方刻聽法弟子八人，均禪定而坐（龕下兩側題記「維摩大像主」）。右面中層涅槃變（龕下左側題記「釋迦像主」），下層一坐佛四菩薩（龕下左右題記「藥師佛主」）。背面上層右側樹下一手持淨瓶的（觀音）菩薩、九龍浴太子、左側樹下一夫人側身端立（應是母摩耶夫人）。中層思惟菩薩二弟子二菩薩；下層二佛並坐二菩薩。左面上層二坐菩薩二脇侍菩薩（龕下兩側題記「彌勒觀世音大像主」；中層騎象菩薩（普賢）二弟子二菩薩（龕下題記「菩薩大像主」；下層一坐佛二弟子二菩薩（龕下題記「無量壽大像主」）。依據這件作品表現，可以瞭解四面三層的圖像是各自獨立的。

通高 160 公分的北齊興隆寺四面造像碑（編號 39，圖 17）正面上層中央一立佛與三童子（反映的是阿育王施土，榜題「定光佛」），其右一立菩薩，其左一立弟子；中層一坐佛二菩薩二脇侍菩薩；下層龕內一立佛，其左右上方各一小龕內一菩薩，其下各二立像（左龕榜題「觀世音菩薩」右龕榜題「大勢至菩薩」）。左側面三層，均一坐佛二菩薩。背面三層（圖 17），上層倚坐菩薩二跪弟子；中層維摩詰居士與文殊師利菩薩對坐，龕外左右各雕五人，應為聽法菩薩和弟子；下層一坐佛四菩薩。右側面三層，分別為白馬吻別、一坐佛二菩薩、同上層。這作品與前述作品（編號 38）同為四面三層，除有文殊維摩詰、觀音大勢至以及與釋迦有關的題材外，其他僅見有佛尊，但無法同前件作品藉由榜題辨識出尊像之名號。

通高 168 公分的北齊陳光造像碑（編號 40，圖 18），碑陽三層，碑額一菩薩立像；第二層維摩詰經變（右維摩詰，左文殊，其間有二弟子、二菩薩聽法）；第三層佛說法圖像，包括一佛二弟子二菩薩二緣覺。右側面上二佛並坐，下銘文。碑陰上一倚坐菩薩二弟子二緣覺；下銘文。

左側面是上阿育王施土；下銘文。考量整體佈局，藉佛說法場景上方弧形龕楣的表現，將碑陽的維摩詰經變與說法圖連結，使碑身所見兩層圖像合一，或有表現佛說維摩詰經的意圖。

高 143 公分北齊造像碑（編號 41，圖 19）碑陽三層：上一坐佛二弟子二辟支佛二菩薩；中二佛並坐二弟子；下一坐菩薩二弟子二菩薩。左側面三層：上一交腳菩薩二弟子；中維摩詰與二弟子像（維摩詰頭部殘，手握麈尾而坐）；下一立佛二弟子二菩薩。目前無背面與右側面資料，但考量造像多呈現左右對稱的佈局，右側面的中層可能是文殊。

高 140 公分的北齊洛陽四面造像碑（編號 42，圖 20）的形制與北齊武平三年(572)佛時寺四面造像碑（編號 38）、北齊興隆寺四面造像碑（編號 39）相似。正面三層：上一菩薩二弟子二菩薩；中維摩詰經變（右文殊手持如意，結跏趺坐於台座。左維摩詰手握麈尾斜坐於床榻上。在維摩詰、文殊之尖懸掛一鐘，一弟子敲鐘，另聽法弟子十五人¹⁶）；下一坐佛二弟子四菩薩。右側面三層：上二佛並坐二弟子二菩薩；中半跏坐菩薩四脇侍菩薩，其龕上方及左右側有山形，或是表現釋迦苦修時牧女獻糜乳的故事；下層一坐佛二弟子四菩薩。背面殘。左側面三層：第一層右側上一跪供養人物，右下角三著胡服，雙手持鋤鏟耕作，或為佛傳中的樹下觀耕，左側一主尊和三脇侍。第二層一立菩薩二弟子二天王，其外兩側自上而下各三小龕，上兩龕內均一禪定坐佛，下龕內坐禪僧。第三層是一坐佛二弟子二菩薩。就整體的圖像表現而言，仍是以釋迦為主，故可以說在此所見的維摩詰經變是釋迦佛尊宣說的內容之一。

依現有作品而言，相較於北魏時期，在河南地區的北齊作品較多見表現以佛為主尊的維摩詰經美術造像。換言之，即是以彌勒為主尊而配

■

¹⁶ 這與北齊天保五年(554)趙慶祖造像碑（編號 31）、北齊天保十年(559)高海亮造像碑（編號 34）同。

置維摩詰經造像的作例較少。

（二）河南以外地區的作品

1.山西

在山西地區最早出現有維摩詰經相關造像的作品在雲岡石窟，包括第7、1、6窟，其年代在西元494年之前¹⁷，至北魏末仍可見。目前收集的資料是以高173.4公分北魏神龜三年(520)李僧智王阿金等造像碑(編號03)為最早。碑陽的碑額處一立佛二菩薩；下一倚坐菩薩二立菩薩。右側面三層，上自下為一坐佛、一倚坐佛、待考。碑陰四層(圖21)：一是一立佛二弟子；二是一坐佛二菩薩二供養人；三是右帷帳文殊二聽法菩薩左維摩詰身後六弟子，兩者間至少四列弟子，榜題「維摩詰□□□方丈室中」與「文殊師利而自問〔疾〕」；四銘文。左側面依序為一坐佛、一倚坐菩薩、待考。除在文殊、維摩詰像處有指出尊名的榜題外，其他無明確標示，但銘文有「祇桓方丈」、「卅二相」、「顯相八十」、「獨坐道樹／號曰釋迦／雙林歸真」之字，當指釋迦佛尊，而「嶺龍香花」、「巍巍慈氏」意指彌勒佛尊。然就整體配置而言，碑陽是以倚坐菩薩說法為主，當如銘文所意指的彌勒，碑陰所見主佛應是釋迦。

此外，1959年曾在沁縣城北30公里的南涅水公社南涅水大隊村北出土一批石刻造像，有紀年最早者為北魏永平三年(510)，最晚為北宋天聖九年(1031)¹⁸。東魏四面造像塔(編號22，圖22)是其中一例，可見屋形帷幕龕內維摩詰，其餘三面不明(待查)。雖然對於這些作品的圖像佈排，目前無法考查其彼此關係，但若依據作品的形制，或可認為一

¹⁷ 宿白，〈雲岡石窟分期試論〉，《中國石窟寺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頁78（原出《考古學報》1978年第1期）。

¹⁸ 郭同德，〈山西沁縣南涅水的北魏石刻造像〉，《文物》3，1979年，頁91。目前沒有學者針對這批作品做進一步的研究。

面即是表現一單獨的圖像，方便僧侶在宣傳佛法時作為圖示之用。儘管難以確定圖像彼此間意涵的連結，至少說明了維摩詰經也有教化一般庶民信眾的事實。

高 249 公分的西魏佛造像碑（編號 26，圖 23），碑陽大抵可分兩部分。上部分包括碑額處塔內一坐佛；碑身上半的佛說法圖，包括龕內一坐佛二弟子二菩薩，龕外各一辟支佛，其外右文殊、左維摩詰（似供養人服飾）；坐佛台座有下香爐，其左右各一弟子、立像人物、供養菩薩；再下有寶樹二護獅二力士。下半部分三列，中列主要是一坐佛二弟子的說法圖，其下二坐僧人、左右各一立僧；左右二列各有四層供養人列。右側面自上而下：一坐佛二菩薩、供養人列、樹下誕生與九龍灌頂等佛傳、七列邑子像。背面可見一倚坐菩薩二脇侍菩薩，其他為供養人像。左側面為一坐佛二菩薩、供養人列、屋形龕內一坐佛，左側一弟子似為舉手擊物，其餘不明。雖然碑身上半部分的佛說法場景搭配兩側的文殊維摩詰，我們仍可將其視為佛演說維摩詰經，然若依據文殊維摩詰圖像在這作品上所佔的空間佈局而言，不容易彰顯出佛宣揚維摩詰經表現的企圖。

北周保定二年(562)衛秦王造像碑（編號 50），碑陽分二層，上為一倚坐菩薩二弟子二菩薩二力士；下是一坐佛二弟子二菩薩二力士，左右上角各一跪供養菩薩。右側面三層：第一層一坐菩薩二弟子二菩薩，左右上角各一半跏思惟菩薩；第二層一坐佛二弟子二菩薩二力士，左右上角各一跪供養菩薩，銘文左右各兩身供養人；第三層有六身供養人。碑陰分兩部份，一是上端山中二禪定僧，下一坐佛二弟子二菩薩二力士；二是六列供養人。左側面三層（圖 24）：第一層一坐佛二跪弟子；第二層一立佛二弟子二菩薩二力士，右上角文殊左上角維摩詰，銘文兩側各一供養人；第三層一坐佛二弟子二菩薩二力士，中銘文兩側各一供養人。此作品四面每層界線清楚，於此所見文殊維摩詰圖像，同前述作品

(編號 26) 所見，不容易凸顯出維摩詰經的宗教意義。

高 402 公分的北周保定二年(562)杜延和等七百人造像碑 (編號 52)，碑陽四層：第一層一半跏思惟菩薩二弟子二菩薩二辟支佛；第二層一倚坐佛二弟子二菩薩二辟支佛，摩尼珠二供養菩薩四供養僧；第三層一立佛二弟子二菩薩二辟支佛，摩尼珠二供養菩薩四供養僧；第四層一坐佛二弟子二菩薩二辟支佛，摩尼珠二護獅二力士。碑陰最下層一坐佛二弟子四菩薩左右上維摩詰文殊¹⁹。

由於目前山西地區的作品數量少，難以斷言確切結論，但相較河南地區所見作品，除北魏作品外，或可大致瞭解這些單體造像上所見的維摩詰經相關表現，不容易彰顯出其圖像存在的意義。

事實上，在北魏晚期雲岡石窟第三期的洞窟中仍有不少的維摩詰經的相關圖像外，東魏時期在距太原西南 36 公里的天龍山石窟比鄰的第 2 窟與第 3 窟內都有文殊維摩詰造像。第 2 窟造像佈局為北壁 (正壁) 有一坐佛二立脇侍菩薩，菩薩上方各一排小坐佛，每排三尊。東壁是一倚坐佛二立脇侍菩薩，龕外南側 (左) 上二排小坐佛、每排二尊，中原有文殊，下二供養人；北側 (右) 上二排小坐佛、每排三尊，中應有維摩詰，下部應有供養人。西壁為一倚坐佛二脇侍菩薩，脇侍菩薩上一排小坐佛、每排三尊小坐佛。前壁為上二排小坐佛，東側每排三尊，西側每排二尊；東阿難，西迦葉。第 3 窟是北壁 (正壁) 一坐佛二脇侍菩薩西側阿難、東側迦葉。東壁有一倚坐佛二脇侍菩薩，北側 (右) 供養人，南側 (左) 上樹下思惟，中維摩詰，下三供養人。西壁是一倚坐佛二脇侍菩薩，北側原有供養人，南側 (右) 文殊，下二供養人。前壁可見東西兩側上、中素面無雕刻，西側二供養人，估計東側下亦可能有二供養

1

¹⁹ 李靜杰，《石佛選粹》，北京：中國世界語出版社，1995 年，頁 211，圖 30。

人（現為一圓洞）。依文殊維摩詰像在洞窟內的佈局，可以了解營建者凸顯維摩詰經之宗教意義的企圖是顯而易見的。若根據學者研究成果，指出第2、3窟與東魏的高歡有關²⁰。這亦或說明了此時期維摩詰經已經為貴族社會與庶民百姓所接受，但在作品上所呈現出的宗教意義強度是有其差異的。

2. 河北

高40.3公分的北魏太和元年(477)金銅佛造像（編號02，圖25），依銘文「太和元年九月十日安熹縣堤場陽□□願己身為亡父母造釋迦文佛」，可知正面一坐佛為釋迦文佛。背面（圖25-1）上自下依序為二佛並坐，其右側維摩詰、左側文殊；佛說法居中；右側九龍浴太子，左側樹下誕生與太子一手指天。若從圖像佈局來看，或可將其解釋成釋迦宣解法華經與維摩詰經以及佛本行故事。另有一件出土於易縣北魏和平六年(465)交腳菩薩殘像（編號01），現僅存腹部及雙腿，殘高48公分。光背（圖26）下部橫欄以下左側一帳內一人物持麈尾坐於榻上，旁有二侍者，符合所謂維摩詰的形像。右側存四天人像與一殘天人像。一般而言，維摩詰與文殊一起配對出現，若考量是屬於初期萌芽階段，或可將其視為與維摩詰經相關作品。

此外，敦煌藏經洞中曾出有與維摩詰經相關的文書，如法國國家圖書館藏P.4506B北魏張燦主造《金光明經》卷二，題記內容為「皇興五年(471)歲在辛亥，大魏定州中山郡盧奴縣城內西坊里住，原鄉涼州武威／郡租屬縣梁澤北鄉武訓里方亭南葦亭北張燦主，父宜曹諱昺，／息張保興，自慨多難，父母恩育，無以仰報，又感鄉援，靡託恩戀。是以／在此單城，竭家建福，興造素經法華一部、金光明一部、維摩一部、無

II

²⁰ 李裕群、李鋼，《天龍山石窟》，北京：科學出版社，2003年，頁203。

／量壽一部。欲令流通本鄉，道俗異玩。願使福鍾皇家，祚隆萬代，祐
 ／例亡父、亡母託生蓮華，受悟無生。潤及現存，普濟一切群生之類，
 咸同斯願。／若有讀誦者，常為流通」以及英國國家圖書館藏(S.2106)
 北魏比丘曇興寫《維摩義記》題記，文為「景明原【元】年(500)二月廿
 二日，比丘曇興於定州豐樂寺寫訖」²¹。儘管我們無法否認前者資料中
 的張墮主是在甘肅才接觸到維摩詰經的可能性，但後者資料應與定州有
 一定關係。若文書中記載之「定州」就是在河北今之定州市的話，我們
 可以推測維摩詰經在西元 500 年左右時，在河北定州地區有一定的流
 行。然而在造像方面，除上述作品外，現階段尚未掌握其後與維摩詰經
 美術相關的單體造像。參考河北中部的曲陽在 1953 年（編了 1520 號）
 與 1954 年（編了 1139 號）分別出土大批的石造像，其中列有年款的石
 像共 237 件，作品時代由北魏神龜三年(520)至唐天寶九年(750)，包括
 北魏、東魏、北齊、隋、唐五個朝代²²，其中數量最多的是東魏、北齊
 和隋三個朝代²³，但未見有與維摩詰經相關作品。同時考量鄰近的山東
 地區（後述）北魏時期可能是初期階段，故推測儘管維摩詰經已為時人
 所知曉，但此地區的維摩詰經造像在北魏晚期尚未普遍流行。

此外，以石窟作例來看，位於邯鄲市西南 45 公里峰峰礦區境內的
 鼓山西麓天宮峰的半山腰上的北響堂石窟，其刻經洞（南洞）窟門外廊
 左右側有維摩詰經的刻經。據刻經洞外右壁的《唐邕刻經碑》所載該窟
 之維摩詰經的刻經與勝鬘經、字經、彌勒成佛經為「起天統四年(568)

I

²¹ 王素、李方，《魏晉南北朝敦煌文獻編年》，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7 年，
 頁 137、154。

²² 羅福頤，〈河北曲陽縣出土石像清理工作簡報〉，《考古通訊》3，1955 年，頁 35、
 36。

²³ 楊伯達的〈曲陽修德寺出土紀年造像的藝術風格與特徵〉一文中記為共有 2200
 餘件，刻年款有 247 件。見《故宮博物院院刊》2，1960 年，頁 43。

三月一日盡武平三年歲次壬辰(572)五月廿八日」²⁴，其刻造原因如題記所言「以為縑綯有壞，簡策非久，金牒難求，皮紙易滅。於是發七處之印，開七寶之函，訪蓮華之書，命銀鈞之迹，一音所說，盡勒名山」，目的是為了「敕眾鬼而護持，大梵來遊，領群神而保衛。善因普被，願力薰脩，當使世界同於淨土，皇基固於大地」。

3.陝西

高 132 公分的北魏普泰元年(531)佛造像碑（編號 10，圖 27），碑陽自上而下依序為右文殊三弟子左維摩詰、一坐佛二立菩薩、榜題、二建築內各二供養人。在文殊維摩詰像中間有榜題「唯【維】摩／詰現患於方丈／室時遣化菩薩天／女散花時」。碑陰上部有一坐佛二弟子，下有銘文。榜題上的文字，含括維摩詰經中的〈問疾品〉、〈香積佛品〉與〈觀眾生品〉，同時我們可以瞭解供養者有意識地知道所欲造之像為何。將維摩詰經變的場景置於說法圖上，似乎有表現佛說維摩詰經的意圖。

高 82、寬 82 公分的北魏佛造像碑（編號 11，圖 28），大抵分兩層，上層龕頂坐佛，其兩側各一樹下思惟菩薩；下層中央一坐佛二菩薩，其右屋頂龕內有文殊，左屋龕維摩詰。視覺上是以中央佛說法場面為中心，營建出佛說維摩詰經的氛圍。

高 93 公分的北魏佛造像碑（編號 12，圖 29），同前作品（編號 11）大抵分兩層，上層佛傳（白馬添別、出遊等）；下層一交腳菩薩，右維摩詰、左文殊。由於交腳菩薩高出文殊維摩詰多出近三分之一，形成以交腳菩薩為主的視覺效果，是圖示彌勒演說維摩詰經的內容。如河南地區所見北魏神龜三年(520)交腳菩薩造像碑（編號 04，圖 1）或北魏孝昌元年(525)道啥造像碑（編號 05，圖 2），但不同的是文殊維摩詰位於主

II

²⁴ 張林堂，《響堂山石窟碑刻題記總錄（貳）》，北京：外文出版社，2007 年，頁 117。

尊彌勒菩薩的兩側。

高 90 公分的西魏大統三年(537)法和四面造像碑（編號 24，圖 30）的銘文上明確記載「敬造釋迦多寶定光彌勒維摩文殊觀世音普賢石像各一區」。在尊像組合上，碑陽兩層：上是屋頂龕內文殊、身後一菩薩、維摩詰右手持麈尾左手扶几案、身後二菩薩，兩者間上三身下二身聽法眾，十身跪聽法弟子；下是阿育王施土（定光佛）與左側一立菩薩（觀音）二弟子。右側面上乘象交腳菩薩（普賢）二弟子；下二佛並坐。碑陰尊像兩層：上一坐菩薩二思惟菩薩；下一坐佛二菩薩；最下有銘文。左側面上一交腳菩薩二弟子；下一坐佛二童子捧蓮臺上有博山爐兩側弟子像。學者指出碑陽下層的定光佛與觀音以及右側面上層普賢、下層二佛並坐，分別是象徵《法華經》中的〈普賢菩薩勸發品〉、〈觀世音普門品〉、〈授記品〉，連同左側面上層的交腳菩薩，均屬於法華經圖像內涵，「在數量上佔有優勢，但這些圖像退居次要位置。碑陰上龕維摩詰文殊以較大比例表現，呈現相對獨立性，圖像組合擺脫了從屬於法華經的圖像構成，二者大體成對等配置」²⁵。但若根據銘文上的內容與尊像的佈排（透過明確地隔間安排，每龕主題清楚），我們可以明確地瞭解到供養者所欲造之尊像為何，不一定是如實地反映出「擺脫了從屬於法華經的圖像構成」。

高 130 公分的西魏大統十二年(546)任安保六十人佛教造像碑（編號 25），碑陽為一佛二弟子二菩薩；右側面一立佛；碑陰一交腳彌勒二菩薩；左側一菩薩。碑陽下面有包括釋迦涅槃變及爭分舍利場面的涅槃變、維摩詰經變，碑陰為太子踰城出家等²⁶。

I

²⁵ 盧少珊，〈北朝隋代維摩詰經圖像的表現形式與表述思想分析〉，頁 86。

²⁶ 陝西省文物普查隊，〈耀縣新發現的一批造像碑〉，《考古與文物》2，1994 年，頁 46。

4. 甘肅

北魏卜氏造像塔，殘高 218 公分底寬 44 公分頂寬 28 公分（編號 13）。為便於觀察圖像組合關係，將其內容以表格方式呈現。

右旋順序	正面	右面	背面	左面
第五層	一坐佛二菩薩	車匿還宮	一坐佛二菩薩	一坐佛二菩薩
第四層	倚坐佛二菩薩； 二護獅一供養人	一菩薩二脇侍菩 薩；二護獅三人	兩立佛中間一小 人頭頂火	一佛二菩薩；三 力士二供養天
第三層	一立菩薩二弟子	思惟菩薩二脇侍 菩薩	三菩薩二弟子； 下乘象入胎，其 左右各一立菩薩	阿育王施土
第二層	一佛二菩薩	釋迦涅槃像	維摩詰文殊兩側 各一立脇侍菩 薩；三菩薩三弟 子	右一坐佛二菩 薩，左上下各一 坐佛；下樹下誕 生九龍灌頂阿私 陀占相
第一層	一立佛二菩薩二 弟子	二佛並坐二菩 薩；四菩薩三弟 子	一坐菩薩二脇侍 二弟子二供養菩 薩；六騎馬供養 人	一交腳菩薩脇侍 二菩薩四弟子； 下六坐佛

除文殊、維摩詰像之外，主要是佛與交腳菩薩（彌勒），佛又可區分佛尊與釋迦，而釋迦包括有二佛（釋迦多寶）、涅槃、佛傳（車匿還宮、樹下誕生、九龍灌頂、阿私陀占相）以及阿育王施土與思惟菩薩（可指太子思惟，亦可視為彌勒思惟）。由於無法確定現在的尊像佈局即是創始之初的配置，難以觀察尊像之間宗教思想上的彼此關係。或許這樣形式的造像作品同前述山西沁縣南涅水出土的石造像一樣，一面的作品便是一個單獨的圖像，方便做為僧人講經說法時的視覺輔助說明，而不一定存在圖像意涵的連結。

高 150 公分的北魏麥積山石窟 10 號造像碑（編號 14，圖 31），碑陽分三列。中列上自下依序為二佛並坐、交腳菩薩、坐佛（釋迦說法）。右列為勸請回宮、樹下誕生與九龍灌頂、定光佛授記、初轉法輪、護法天王力士。左列樹下思惟和阿育王施土與涅槃、夢日入胎與乘象入胎、降魔成道、文殊維摩詰、護法天王力士。就整體視覺而言，我們可以說這作品是以釋迦佛尊與交腳菩薩為中心，除文殊、維摩詰外，其他場景都是與釋迦有關。所以我們可以將此所見的文殊維摩詰圖像解釋成這是佛說法的內容之一，即是佛宣揚維摩詰經。

高 150 公分的北魏祿文造像碑（編號 15，圖 32），最上端缺損，現存三層。第一層右維摩詰仰臥在病床上示疾，文殊在一側問疾，圖示〈問疾品〉；左菩薩舉一台座，身旁三弟子，表現〈不思議品〉。中層四龕，分別是牧羊女奉獻乳糜、倚坐佛二弟子、倚坐菩薩二弟子與阿育王施土。下層中央一坐佛四弟子，龕外二菩薩。

高 33 公分的西魏莊浪良邑造像塔（編號 27，圖 33），按右旋順序為一佛二菩薩、維摩詰文殊對坐、二立佛、佛教故事（上屋內中間一人側立四人，或是表現宮中遊戲、下三人前跪一人，其中前列第一人似為舉手擊物）。依作品下寬上窄的形制，推測它原本可能是像北魏卜氏造像塔（編號 13）一樣。

高 96 公分的北周保定四年(564)王文超造像碑（編號 53），尊像配置單純，碑陽為一坐佛二菩薩，兩側各一小龕內一坐佛。碑陰（圖 34）是一坐佛二弟子，兩側各開一小龕，右華蓋文殊，左屋形維摩詰。依銘文所記，其造像目的也相較簡單，即「願四海寧往生淨土」而已。

除單體造像外，石窟造像中亦見有西元 500 年之後的作品。如永靖炳靈寺第 128 窟是一個高 3.50、寬 3.90、深 3.50 公尺的洞窟。正壁雕二佛並坐及二菩薩，二佛頂部二小龕內分別雕維摩詰、文殊。南、北壁各

雕一佛二菩薩。在南、北兩壁內側菩薩頂，各開一淺龕，內一坐佛二菩薩。東壁門上兩層，上雕六坐佛，下雕七立佛，其北側雕一供養弟子，南側雕一思惟菩薩及一弟子。依據整個洞窟內尊像佈局來看，出現在這裡的文殊維摩詰像規模小，應當不容易被用來作為弘揚的對象。這洞窟內的造像與窟外門頂上方有「大代延昌二年歲次癸巳(513)」題記的第126窟風格近似，推測其營建時間約於此時。此外，麥積山石窟西魏洞窟中的第102窟、第123窟、第127窟與第135窟有維摩詰經相關作品。前二者為雕刻類，後二者是繪畫作品。就以雕刻作品而言，第102窟正壁為一坐佛，其右弟子，其左脇侍菩薩；右壁有文殊；左壁為維摩詰。而第123窟正壁是一坐佛二脇侍菩薩；右壁有文殊，其右童女，其左迦葉；左壁是維摩詰，其右阿難，其左童男。根據洞窟內的造像佈排，我們可以瞭解這二窟是反映維摩詰經的洞窟。

此外，雖然敦煌藏經洞中曾出有與維摩詰經相關的文書，如法國國家圖書館藏P.4506B北魏皇興五年(471)張墮主造《金光明經》卷二的題記內容有抄維摩詰經與英國國家圖書館藏S.2106北魏比丘曇興寫《維摩義記》²⁷。但現存敦煌莫高窟的維摩詰經相關美術作品，是隋代以及其後的作品。

就上述的單體造像作品，除北魏祿文造像碑（編號32）外，其餘作品都是現存或出土於天水以東、鄰近陝西地區。同時酌參石窟造像，我們約略可以概括甘肅地區的維摩詰經造像大致是在蘭州以東的地區，雖然現有單體造像實例現存數量不多，但若考量現有的石窟造像，推測在該地區應該有一定的發展。

II

²⁷ 王素、李方，《魏晉南北朝敦煌文獻編年》，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7年，頁137、154。

5.山東

目前山東地區僅收集到四件作品，一件東魏三件北齊。高 145 公分的東魏佛造像碑（編號 21，圖 35），碑陽概分兩部份，上層是一坐佛二菩薩二弟子，下層是一立佛右維摩詰左文殊對坐，下二護獅二天王。由於下層佔較大的空間，視覺上形成主體的效果。

在殘高 172 公分的北齊興益造像碑（編號 44，圖 36）上，碑陽所見是以一坐佛二弟子二辟支佛二菩薩為主。上方菩提樹兩層，上層九片樹葉，正中一交腳菩薩二脇侍菩薩；右側樹下誕生、一佛二菩薩、三尊坐像、定光佛授記、文殊；左側白馬舔足、一佛二菩薩立像、三坐佛（三世佛）、阿育王施土、維摩詰。

殘高 102 公分的北齊佛三尊造像碑（編號 43，圖 37），碑陽可見一立佛二菩薩，右脇侍菩薩左上方有維摩詰小殘像，其蓮座右下角刻有「維摩主孫祖」，旁有「右菩□主季豚兄弟三／人為□父母及一切」的刻銘。

殘高 81 公分的北齊臨沂四面造像塔（編號 45），碑陽是以一坐佛左右各二立菩薩為主，其最上端有右維摩詰。一般而言，維摩詰的相對位置是文殊，但此處所見是乘象的普賢。右側面為一坐佛二脇侍菩薩；碑陰有一坐佛二菩薩；左側面為二立佛，兩側各二立菩薩²⁸。

與東魏的作品（編號 21）相比較，明顯可以看出北齊的這三件作品上的維摩詰經美術的造像不是主體，是佛宣揚眾多內容之一而已。

考量山東地區曾多次出土數量可觀的單體造像，包括青州、博興、諸城、臨朐等地。如 1981 年位於青州城東 12.5 公里黃樓鎮遲家莊村北的興國寺故址發現石造像近 40 件，分屬於北魏、東魏、北齊、隋唐等

■

²⁸ 李靜杰，《石佛選粹》，頁 214。

不同時期，其中北朝的遺物最為豐富²⁹。又如在 1996 年青州龍興寺遺址窖藏出土各類造像 400 餘尊³⁰，有紀年最早為北魏永安二年(529)韓小華造像，最晚是北宋天聖四年(1026)³¹，作品時間自北魏，歷經東魏、北齊、隋、唐、北宋，其中以北魏、東魏、北齊出土數量最多。此外，1976 年在博興縣發現一批北朝造像，回收 72 件文物，最早有武定五年(547)的銘文，最晚為北齊武平元年(570)³²。之後，1983 年又在博興縣崇德村發現 101 件造像³³，有紀年時間最早是北魏孝文帝太和二年(478)，最晚是隋仁壽三年(603)。這批窖藏銅造像的出土地點是 1976 年出土的石造像以西，兩地僅相距 1.2 公里。1990 年又在博興縣張官村村北發現計有造像 53 件³⁴。另如 1988 年諸城城南郊小山丘上發現大批殘斷石造像，總計 200 餘件(塊)³⁵，之後 1990 年又有佛教石造像的出土。迄今共發現造像殘體 300 多件，年代在北魏晚期，孝明帝正光以後至節閔帝普泰前後，遲至北魏末年，即 520 年至 533 年前後到北齊後期北周初年，約

II

²⁹ 夏名采、莊明軍，〈山東青州興國寺故址出土石造像〉，《文物》5，1996 年，頁 59。

³⁰ 山東省青州市博省館，〈青州龍興寺佛教造像窖藏清理簡報〉，《文物》2，1998 年，頁 4-15；夏名采，〈青州龍興寺佛教造像窖藏的發現和清理〉，宿白《山東青州龍興寺出土佛教石刻造像精品》，北京：中國歷史博物館・北京華觀藝術品有限公司・山東青州市博物館，1999 年，頁 28。

³¹ 青州市博物館，〈青州龍興寺佛教造像的藝術特色〉，青州市博物館《青州龍興寺佛教造像藝術》，濟南：山東美術出版社，1999 年，頁 6。

³² 常敘政、李少南，〈山東省博興縣出土一批北朝造像〉，《文物》7，1983 年，頁 38。

³³ 李少南，〈山東博興出土百餘件北魏至隋代銅造像〉，《文物》5，1984 年，頁 21、30。

³⁴ 博興縣文物管理所，〈山東博興縣出土北朝造像等佛教遺物〉，《考古》7，1997 年，頁 27。

³⁵ 諸城市博物館，〈山東諸城發現北朝造像〉，《考古》8，1990 年，頁 717。

在 572 年前後。³⁶編號 41 作品的出土地□臨朐也曾於 1984 年在明道寺舍利塔塔基的地宮清理出大小佛像碎塊 1200 餘塊。這批造像中最早的紀年是北魏孝明帝正光元年(520)，最晚者為隋大業三年(607)³⁷。此外，2003 年在濟南老城中部發現兩座窖藏坑，出土共有 80 餘件造像，年代大約北朝自北宋³⁸。由此可知山東地區現存有大量的單體造像，但維摩詰經相關造像數量有限，故推測相較河南、山西、河北、陝西等地區，維摩詰經不是當地流行的造像題材。

6.四川與安徽

殘高 42.5 公分的三佛二弟子二菩薩造像碑（編號 17），是目前僅一件有維摩詰經造像的南朝作品。碑陽可見三坐佛，中間二弟子，最外兩側二菩薩（一殘），台座中間二蓮華化生二力士二護獅。維摩詰經的造像是出現碑陰處（圖 38），右帷帳內維摩詰，其前天女，左華蓋內文殊，其前舍利弗。舍利弗與天女間，蓮坐上有摩尼寶珠。文殊側有四立像，包括一立佛三弟子。

安徽地區目前也僅見一件作品，即是北齊河清二年(563)上官僧度等造像碑（編號 46）。碑分上下兩石，上石碑陽以一立菩薩二弟子二脇侍菩薩為主。下石碑陽（圖 39）主要以一坐佛二辟支佛二菩薩二天王，其上各四坐弟子一蓮花化生的說法圖為中心，其上右維摩詰身後一弟子身前二人物（一持花），左文殊師利二菩薩。作者將文殊與維摩詰間的一

█

³⁶ 杜在忠、韓崗，〈山東諸城佛教石造像〉，《考古學報》2，1994 年，頁 258。

³⁷ 臨朐縣博物館，〈山東臨朐明道寺舍利塔地宮佛教造像清理簡報〉，《文物》9，2002 年，頁 65、80。宮德杰的〈試析沂山明道寺佛教造像〉中記「共計三百餘尊，約一千餘塊」，山東臨朐山旺古生物化石博物館《臨朐佛教造像藝術》，北京：科學出版社，2010 年，頁 1。

³⁸ 崔大庸、高繼習，〈濟南老城區發現地宮與佛像窖藏〉，《文物天地》5，2004 年，頁 50。

天女四弟子安排在主佛上方的弧形龕楣上，將佛說法場景與維摩詰經造像巧妙連結，形成一完整畫面，表現出佛說維摩詰經的視覺效果，與河南地區的北齊天保八年(557)比丘法陰造像碑（編號 33，圖 12）或北齊天保十年(559)高海亮造像碑（編號 34，圖 13）相似。該作品出土於亳縣（今亳州市）咸平寺遺址，而亳縣鄰近河南省，可見其地緣關係。

（三）地區不明的作品

高 233 公分的北魏王龍生等造像碑（編號 16，圖 40），碑陽分兩部份，上層右文殊、左維摩詰，兩者間有八弟子，下中央銘文，其兩側各一供養人與一侍者。下層一坐佛二立菩薩，之下兩層供養人。碑陰有三層，第一層是一立佛二菩薩，第二層是一坐佛二菩薩，第三層至少六列供養人像。視覺上，由於上層維摩詰經變場域下方的榜題處的空間比例過大，使得下層佛說法的場面變小，不容易顯示出佛演說維摩詰經的意圖。依整體空間表現與造型風格判斷，可能是來自陝西。

全高 86.4 公分的東魏天平二年(535)佛造像碑（編號 23，圖 41），碑陽以一坐佛二立菩薩為中心，上有二飛天，下右屋形龕內右文殊左維摩詰，下左側有銘文。右側面依序為上殘損、一坐佛、三列供養人，每列一人。左側面則為一坐佛、一坐佛、二供養人與銘文。就整體配置而言，文殊、維摩詰圖像位置不明顯。依雕刻風格識別，或可能來自山西。

高 170.2 公分的西魏大統十□年(544-551)銘佛造像碑（編號 28，圖 42），碑陽分三部份，第一層碑額處屋形帷幕龕內右維摩詰身後一弟子左文殊身後一弟子，第二層表現說法場面，見龕內一坐佛二弟子二菩薩，龕外上方各一小坐佛龕，其下各一天王，下各一護獅，第三層一列供養人，下銘文。右側面自上至下坐佛、坐佛、銘文。碑陰有五層，一、二層是三坐佛，第三層四坐佛，第四層一立佛二弟子，其外上方各一坐佛，最下有銘文。左側面同右側面。從尊像配置上，可以看出文殊與維

摩詰明顯地位，似乎表現出中層的佛正宣說上層維摩詰經的場景。

高 215 公分的西魏恭帝元年(554)薛氏造像碑（編號 29），碑陽原至少可概分四部分，現保留一是二佛並坐各兩側一立菩薩，再外右側樹下思惟、左側深山禪僧；二為一坐佛二弟子二菩薩二力士，其下有摩尼珠，其左右各供養人各一護獅，再下一香爐左右各供養人，其下各供養人；三是銘文。作品上端殘，但可見右為半側身菩薩，身後有四人物，左有床上坐一人物（嚴重殘損），後二跪人物，兩者中央一人物抬台座。推測這組人物的表現是文殊維摩詰對坐的場景。

全高 43.5 公分的北齊皇建二年(561)四面造像碑（編號 47），碑陽是表現一坐佛二弟子二菩薩的說法場面。右側面是上有一坐佛二弟子，下二供養人。碑陰三層（圖 43），一是一倚坐菩薩左右各一龕內坐菩薩；二是右文殊、左維摩詰；三是題記。左側面則為上一坐菩薩二立菩薩，下二供養人。

高 210 公分的北齊武平六年(575)佛造像碑（編號 48），碑陽可分四層。一是塔內二龕，龕內禪定僧，下有半跏菩薩二弟子二菩薩，龕外二力士。二是兩龕，右一坐菩薩二弟子二脇侍菩薩，左一坐佛二弟子二脇侍菩薩，兩者間一立佛。三是一半跏菩薩二弟子二脇侍菩薩二辟支佛，龕外各一力士。四是銘文。右側面亦分四層，上是一立菩薩，以下三層龕同為一坐佛二脇侍。碑陰三層（圖 44），上為一坐佛二弟子二菩薩，龕外各一供養菩薩；中是右文殊、左維摩詰，兩者間三排聽法眾；下是二佛並坐二弟子二菩薩。左側面四層，上是一立佛，以下三層龕同為一坐佛二脇侍。

形制上完全不同於前述作品是高 15 公分的台座北齊（編號 49），右側文殊持如意，身後五聽法弟子，座前一立菩薩；左側維摩詰持麈尾，身後三弟子，座前一立菩薩，似持鉢，表現〈香積佛品〉；正中展現維

摩詰神通力，師子座飛下象徵表現〈不思議品〉。

五、小結

儘管石窟造像有不可移動的特點，是可以如實地反映出當時當地的面貌，但由於耗時費工，完工的洞窟內容不一定就如計畫之初，反觀單體造像，由於規模小，圖像的組合應比較符合初始所規劃。因此，希望透過對作品本身的觀察，以瞭解時人對維摩詰經造像的理解，是最初的目的。但由於目前僅蒐集到 53 件的作品，能否全面性地呈現其接近歷史真實的發展脈絡，是不能不存有疑慮的。故僅就階段性地歸納其概要，同時酌參部分石窟的作品例，大抵概括出如下的內容：

（一）作品分佈與發展脈絡

現有維摩詰經美術單體造像的地域分佈涵蓋在河北、河南、陝西、山西、山東、甘肅、四川與安徽。其中河南地區的作品數量最多且延續時間長，包括北魏晚期到北齊北周結束。同時，根據作品的出土地或現存狀況，大致瞭解這些造像與新安、洛陽、偃師、滎陽、沁陽、中牟、延津、新鄉、淇縣、浚縣、新密、襄城、登封、禹州與葉縣等地有關。所以我們可以認為該造像流行於河南各地。若觀察安徽北齊河清二年(563)上官僧度等造像碑（編號 46，圖 39）可瞭解與河南北齊造像有其相似，推測其影響範圍大致東至安徽亳州。此外，甘肅、陝西與山西地區作品數量雖遠遠不及河南所見作品，但依然有持續的進展，而山東地區的發展是最晚的。依銘文資料可知，目前有最早紀年（太和元年 477）造像是出現在河北定州附近，之後該地區再次見到維摩詰經相關作品時間與地點是在北齊天統四年(568)左右的邯鄲北響堂石窟的刻經洞。由於定州位於河北中部，鄰近山西大同，推測或有可能是來自此地的影響。理由是因為由皇家支持營建的大同雲岡石窟的第二期洞窟開始出現有

大型的維摩詰經相關造像，如見於第 7、1、6 窟等，自然會對周邊地區產生一些影響。然而隨著北魏政權於太和十八年(494)遷都洛陽之後，其對河北地區的影響力暫告一段落。

隨著北魏皇室遷都洛陽，大量的維摩詰經造像於此前後開始出現在龍門石窟中，所以我們不難理解河南地區較早的維摩詰經相關造像與龍門石窟作品有些相似性，如北魏神龜三年(520)交腳菩薩造像碑（編號 04，圖 1）或魏孝昌元年(525)道哈造像碑（編號 05，圖 2）所見。但隨著時間的推移，造像的獨立性越來越強。儘管山西的大同地區曾有過充足的造像條件，如雲岡石窟的營建，但也隨著政權的遷都，造像表現的庶民性格日益明顯，如北魏神龜三年(520)李僧智王阿金等造像碑（編號 03，圖 21）或沁縣南涅水出土作品所見。雖然現存甘肅地區的作品數量有限，但考量有維摩詰經相關作品，現存或出土於天水以東、鄰近陝西地區，同時酌參麥積山石窟西魏時期的第 102 窟、第 123 窟、第 127 窟與第 135 窟的作例，我們約略可以概括甘肅地區的維摩詰經造像發展大致是在蘭州以東的地區。至少六世紀至北朝結束時，維摩詰經相關造像的發展是以河南地區為中心向外發展，所以在河北、河南、陝西、山西、山東、甘肅、四川與安徽地區中以河南尤盛。

（二）題記內容所反映的訊息

現階段所蒐集的 53 件作品，沒有一件作品是單獨表現維摩詰經圖像的造像，但在題記銘文中明確提到文殊、維摩詰者，共有 10 件。包括山西地區 1 件□北魏神龜三年(520)李僧智王阿金等造像碑（編號 03）。河南地區 6 件□北魏孝昌元年(525)道哈造像碑（編號 05）、北魏永熙二年(533)趙見僖等造像碑（編號 07）、北魏比丘法亮法海等造佛三尊像碑（編號 09）、東魏武定元年(543)李贊邑等邑義五百餘人造像碑（編號 19）、北齊河清三年(564)王氏道俗百人造像碑（編號 36）、北齊武平

三年(572)佛時寺四面造像碑（編號 38）。陝西 2 件□北魏普泰元年(531)佛造像碑（編號 10）、西魏大統三年(537)法和四面造像碑（編號 24）。山東地區 1 件□北齊佛三尊造像碑（編號 43）。由此，我們不難理解當時的人們是知道所造之像為何者。然依地區與年代之別，一一檢視這些造像的題記資料（參見附表），可以清楚地看到造像者的目的與祈願內容，並沒有因為不同地區與不同時期而有明顯差異。同時，也與其他造像題記大抵相似，都是「願使亡者上生天，上託生西方，侍佛佐右」、「願佛弟子居家眾惡靈消□善慶集」、「上為國主群遼百官，下為七世生父母□□眷屬師徒弟子，安吉所願」、「願皇帝陛下國祚永隆，四海清安，次願邑義之徒，亡者升天，見在安隱，三途六趣，普同思願」、「存亡眷屬，并及塵沙，龍華初唱，俱昇正覺」或「願法界眾生，覩之□敬，發菩提心，□此之善，彌勒三會，同登初首」等。或許這樣的結果與私人供養的祈願，是比較強調能獲得造像功德有關。





圖1 北魏神龜三年（520）
交腳菩薩造像碑



圖2 北魏孝昌元年（525）
道哈造像碑



圖2-1 北魏孝昌元年（525）道
哈造像碑線圖



圖2-2 北魏孝昌元年（525）道哈造像碑龕內展開圖



圖3 北魏孝昌三年（527）
蔣伯仙造像碑碑陰



圖4 北魏永熙二年（533）趙見懷
等造像碑拓本



圖5 北魏張永等造佛
三尊像碑



圖5-1 北魏張永等造佛三尊
像碑碑陰



圖 6 東魏武定元年（543）
道俗九十人造像碑



圖 7 東魏武定元年（543）
李贊邑等邑義五百餘人造像碑



圖 8 東魏司徒永孫等造像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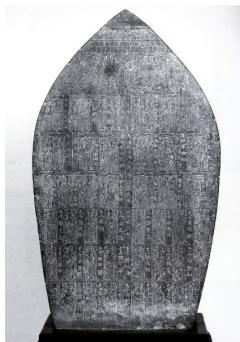


圖 8-1 東魏司徒永孫等造像
碑碑陰



圖 9 北齊天保二年（551）
坐佛九尊像碑



圖 10 北齊天保五年（554）
趙慶祖造像碑



圖 11 北齊天保八年（557）
劉碑寺造像碑



圖 12 北齊天保八年（557）
比丘法陰造像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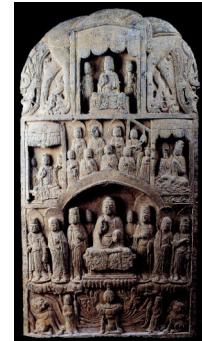


圖 13 北齊天保十年（559）
高海亮造像碑



圖 14 北齊河清三年（564）
比丘道政四十人等造像碑



圖 15 北齊平等寺崔永仙
造像碑



圖 16 北齊武平三年（572）
佛時寺四面造像碑右側面



圖 17 北齊興隆寺四面造像碑
右側面、背面



圖 18 北齊陳光造像碑



圖 19 北齊造像碑



圖 20 北齊洛陽造四面像碑



圖 21 北魏神龜三年（520）
李僧智王阿金等造像碑陰



圖 22 東魏四面造像塔



圖 23 西魏佛造像碑



圖 24 北周保定二年 (562)
衛秦王造像碑



圖 25 北魏太和元年 (477)
金銅佛造像



圖 25-1 北魏太和元年金銅佛
造像背面



圖 26 北魏和平六年 (465)
交腳菩薩殘像背面



圖 27 北魏普泰元年 (531)
佛造像碑



圖 28 北魏佛造像碑



圖 29 佛造像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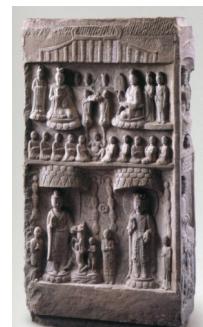


圖 30 西魏大統三年 (537)
法和四面造像碑



圖 31 北魏麥積山石窟 10 號
造像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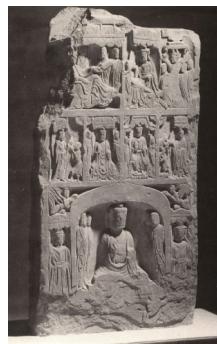


圖 32 北魏祿文造像碑



圖 33 西魏莊浪良邑造像塔



圖 34 北周保定四年 (564)
王文超造像碑碑陰



圖 35 東魏佛造像碑



圖 36 北齊興益造像碑



圖 37 北齊佛三尊造像碑



圖 38 三佛二弟子二菩薩造像
碑碑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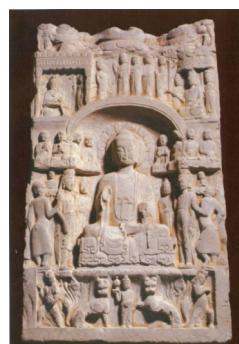


圖 39 北齊河清二年 (563)
上官僧度等造像碑



圖 40 北魏王龍生等造像碑



圖 41 東魏天平二年（535）
佛造像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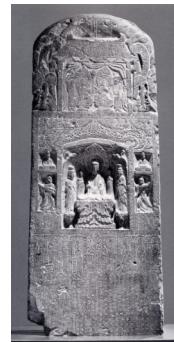


圖 42 西魏大統十□年銘佛
造像碑



圖 43 北齊皇建二年（561）
四面造像碑碑陰



圖 44 北齊武平六年（575）
佛造像碑碑陰

圖版出處：

圖 1、5、5-1、27：大阪市立美術館，《中国の石仏——莊嚴なる祈り》，大阪：大阪市立美術館，1995 年，圖 96、84、99。

圖 2、2-1、2-2、6、10、11、13、15、16、17、18、19、20：王景荃，《河南佛教石刻造像》，河南：大象出版社，2009 年，頁 93 圖 16、頁 100、頁 103、頁 160 圖 4、頁 190 圖 3、頁 201 圖 6、頁 218 圖 9、頁 254 圖 18、頁 279 圖 22、頁 272 圖 21、頁 315 圖 30、頁 330 圖 33、頁 357 圖 39。

圖 3：顏娟英，《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珍藏史料暨典籍系列之三——北朝佛教石刻拓片百品》，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8 年，圖 26。

圖 4：石松日奈子，《北魏佛教造像史的研究》，東京：株式会社ブリュッケ，2005 年，圖 273。

圖 7：<http://www.metmuseum.org/collection/the-collection-online/search/40406?rpp=30&pg=1&ft=buddhist+stele&pos=1>

圖 8、8-1：東京國立博物館，《東京國立博物館圖版目錄・東洋雕刻篇 I》，東京：東京國立博物館，2015 年，頁 70 圖 116、頁 71。

圖 9：<http://www.penn.museum/collections/object/125145>

圖 12：金申，《中國歷代紀年佛像圖典》，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 年，圖 197。

圖 14：http://www.asia.si.edu/collections/edan/object.cfm?q=fsg_F1923.14

圖 21：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海外遺珍：佛像》二，臺北：國立故博物院，1990 年，圖 12。

圖 22：張明遠，《山西石刻造像藝術集萃》，太原：山西科學技術出版社，2005 年，頁 62 圖 31。

圖 23、41、42、43：松原三郎，《中国佛教彫刻史論・本文編》，東京：吉川弘文館，1995 年，圖 315、234a、314、432b。

圖 24、29：作者拍攝

圖 25、25-1：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金銅佛造像特展圖錄》，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7 年，圖 58、58-1。

圖 26：金申，〈關於北魏和平六年交腳菩薩像的補正〉，《文物》10，1998 年，頁 41，彩色肆-2。

圖 28、30：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所，《西安文物精華佛教造像》，西安：世界圖

書出版西安公司，2010 年，圖 38、40。

圖 31：中國佛教協會佛教文化研究所・麥積山石窟藝術研究所，《佛國麥積山》，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3 年，頁 75。

圖 32、33：張寶璽，《甘肅佛教石刻造像》，蘭州：甘肅人民美術出版社，2001 年，圖 168、192。

圖 34：甘肅省博物館，《甘肅省博物館 文物精品圖集》，西安：三泰出版社，2006 年，頁 193。

圖 35、36：李靜杰，《石佛選粹》，北京：中國世界語出版社，1995 年，圖 23、37。

圖 37：山東臨朐山旺古生物化石博物館，《臨朐佛教造像藝術》，北京：科學出版社，2010 年，圖 23。

圖 38：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隊、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西安路南朝石刻造像清理簡報〉，《文物》11，1998 年圖 16。

圖 39：中國美術全集編集委員會，《中國美術全集・雕塑編 3・魏晉南北朝雕塑》，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1988 年，圖 122。

圖 40：上海博物館，《上海博物館中國古代雕塑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年，圖 17。

圖 44：<http://www.penn.museum/collections/object/77036>

引用書目

《維摩詰所說經》，姚秦·鳩摩羅什，《大正藏》冊 14，第 475 經。

《元和郡縣圖志》，唐·李吉甫撰，北京：中華書局，1983。

山東省青州市博省館，1998，〈青州龍興寺佛教造像窖藏清理簡報〉，《文物》2，頁 4-15。

山東臨朐山旺古生物化石博物館，2010，《臨朐佛教造像藝術》，北京：科學出版社。

王素、李方，1997，《魏晉南北朝敦煌文獻編年》，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

石松日奈子，1995，〈維摩·文殊像の研究—中国南北朝期仏教美術における左右対置表現の一例として〉，《南都佛教》71，頁 31-63。

石松日奈子，2005，《北魏仏教造像史の研究》，東京：株式会社ブリュッケ。

杜在忠、韓崗，1994，〈山東諸城佛教石造像〉，《考古學報》2，頁 231-261。

李靜杰，1995，《石佛選粹》，北京：中國世界語出版社。

李裕群、李鋼，2003，《天龍山石窟》，北京：科學出版社。

李少南，1984，〈山東博興出土百餘件北魏至隋代銅造像〉，《文物》5，頁 21-31。

肖建軍，2011，〈中國早期維摩詰變相的創造與展開〉，《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9，頁 131-145。

肖建軍，2012，〈論南北朝至隋時法華造像與維摩詰造像的雙弘並舉〉，《考古與文物》5，頁 92-96。

松原三郎，1995，《中国仏教彫刻史論》，東京：吉川弘文館。

青州市博物館，1999，《青州龍興寺佛教造像藝術》，濟南：山東美術出版社。

金維諾，1995，《中國美術史論集 下篇 佛教藝術》，臺北：南天書局。

秋山光夫，1936，〈北魏像碑の維摩變相圖に就いて〉，《考古學雜誌》26：10，頁 1-17。

夏名采、莊明軍，1996，〈山東青州興國寺故址出土石造像〉，《文物》5，頁 59-67。

宿白，1999，《山東青州龍興寺出土佛教石刻造像精品》，北京：中國歷史博物館、北京華觀藝術品有限公司、山東青州市博物館。

郭同德，1979，〈山西沁縣南涅水的北魏石刻造像〉，《文物》3，頁 91-92。

納一，2004，〈佛教美術中的維摩詰題材釋讀〉，《故宮博物院院刊》4，頁 96-109。

陝西省文物普查隊，1994，〈耀縣新發現的一批造像碑〉，《考古與文物》2，頁45-58。

常敘政、李少南，1983，〈山東省博興縣出土一批北朝造像〉，《文物》7，頁38-44。宿白，1996，《中國石窟寺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

宿白，1999，《山東青州龍興寺出土佛教石刻造像精品》，北京：中國歷史博物館、北京華觀藝術品有限公司、山東青州市博物館。

崔大庸、高繼習，2004，〈濟南老城區發現地宮與佛像窖藏〉，《文物天地》5，頁碼50-57。

張林堂，2007，《響堂山石窟碑刻題記總錄（貳）》，北京：外文出版社。

莊申，1958，〈北魏石刻維摩變相圖考〉上、下，《大陸雜誌》17：8、17：9，頁14-16、頁20-24。

莊申，1966，〈維摩詰所說經對於中國藝術品的影響〉，《香港大學五十週年紀念論文集》2，香港：香港大學中文系，頁109-196。

博興縣文物管理所，1997，〈山東博興縣出土北朝造像等佛教遺物〉，《考古》7，頁27-34。

楊伯達，1960，〈曲陽修德寺出土紀年造像的藝術風格與特徵〉，《故宮博物院院刊》2，頁43-52。

諸城市博物館，1990，〈山東諸城發現北朝造像〉，《考古》8，頁717-726。

盧少珊，2013，〈北朝隋代維摩詰經圖像的表現形式與表述思想分析〉，《故宮博物院院刊》1，頁64-96。

臨朐縣博物館，2002，〈山東臨朐明道寺舍利塔地宮佛教造像清理簡報〉，《文物》9，頁64-83。

羅福顧，1955，〈河北曲陽縣出土石像清理工作簡報〉，《考古通訊》3，頁34-38。

Bruce L. Miller, Osvald Siren. 1998. Chinese sculpture from the fifth to the fourteenth century: over 900 specimens in stone, bronze, lacquer and wood, principally from Northern China / with descriptions and an introductory essay. Vol.1. Thailand: SDI Publications.

可見有維摩詣經造像作品的單體表
附表

朝代	編號	年代 題記內容	作品名稱	地點	尺寸(公分)	收藏地點	備註	圖版
北魏	01	和平六年 465 和平六年……使持節……曹尚書……州刺史……父母敬……乃作銘……追寫真儀謹布□……。P.37 戾違恃怙莫大……	交腳菩薩殘像	河北	殘高 48 寬 38			26
	02	太和元年 477 太和元年九月十日安撫諸佛	金銅佛造像	河北	高 40.3	國立故宮博物院		25
	03	神龜三年(520) ？季李知	李僧智王阿金等造 像碑	山西	高 173.4	英國維多利亞·亞 伯特博物館		21
	04	神龜三年 ？季李知 千石開形	李腳菩薩造像碑	河南	高 124.8	日本京都國立博物館	1	

05	孝昌元年 525	道陪造像碑	河南	高 135 寬 98 厚 44	河南博物院	1976 年榮陽大海寺出土	2
		夫玄宗冲饋／非深智無以／察其原靈波／惟妙非慧觀／无以窮其際／是以窮其深／是以妙志於三路／之初發四弘／於內凡之始悟／世流之不恒達真諦／之常致於是／抱大悲來拔群苦／四／以植殊利／四／以於合識之類故使／俗懶／中越致迷六師／之妙果功超五／賢之上德樹大覺之基／乃從圓光於／无塵之境除／四／於合識之類赴化緣既／子失辨或之妙／中越致迷六師／願／林台／願／光之良導／赴化緣既／五／眾靈波六般爻／日次／道光潛／百八十五人等／節簡己家／造石像壹軀／前有彌勒大像／西有無量壽／北有／覺釋迦東有阿彌陀／來作值／德修／大乖以同覺四逼功德／以資期龍／一切具有以妙／像使見者起三千之／念觀／者發／一切法行者文殊／俱登正覺／又願國祚興盛／眾生於此／身着／星羅勒三會最在／初首得大／德之心／天堂／有無量壽／北有／覺釋迦東有阿彌陀／以禮惠下以仁川流无／浪／之夫懶空無循逸之十乾／解一切法行者文殊／瑞寶釋好／雄寶貴動八界最／之路法界最／茲而通僧徒由斯而暢群那覆正路／而遊迷子復／真十日造／訖聲願永記。					
06	孝昌三年 527	蔣伯仙造像碑	河南	高 190 寬 74	巴黎私人藏	出自河南延津東北四十里蒋村區清寺	3
07	永熙二年 533	趙見僖等造像碑	河南派	高 170	美國舊金山亞洲美術館	唯大魏孝昌次癸丑四月己未朔八日清信士佛弟子趙見僖趙阿內趙／隆趙共願？四人等（以下略）	4

33	比丘法陰造像碑	河南	高 150	瑞士瑞特保格博 物館	12
34	高海亮造像碑	河南	高 108 寶 57 厚 8	河南博物院	13
	大齊天保八年歲次丁丑四月乙巳朔八日，弟子比丘僧法陰、都維那前龍驤將軍南齊州大……比丘僧法林 廣武郡中正曲梁縣令顏買德（碑後邑字姓名略）			都維那前 河西岸孫莊出土	
	大齊天保十年歲次己卯八月乙酉朔廿五日乙酉， 比丘法陰造像碑 高海亮造像碑	河南	高 108 寶 57 厚 8	河南博物院	13

37		平等寺崔永仙造像碑	河南 通高 275 寬 107 厚 24	偃師商城博物館	原偃師市南蔡莊鄉寺 里碑村平等寺	15
38	武平三年 572	佛時寺四面造像碑	河南 通高 132 寬 55 厚 51	河南博物院	原存浚縣東 6 公里酸 棗頭村東北佛時寺	16
		碑陽中層左龕旁題「彌勒佛主宋天」 碑陽中層右龕旁題「思維佛主」				
		武平三年□月八日／□造身凝湛□□□而可方寶性幽微／□□形□導識□□□儀叵覲應丈六／□□閻浮正理難 □□瓶水而流世界／□□收光內□□影泥日邊壞庶類奧／□□生真不追□庶菌永懷鵠樹日軌／□□□從事梁□有 之跡綿年代而／□□□□□而碧滅念謂者空得其名／□□者莫與其所是以通鑑大士劉度／□□率諸及邑等一百人俱發 菩提興崇／□□敬造四面石像一區上為皇／帝下□□生形骨充滿相好具體鏽琢／□□□□海□奇餉點約豪冒舉五山 ／□□□□□育王刻檀之容漢主夢銅／像□□律比麗未之過也□帶河□近／□□□□使□□□□□接□□□朱 輪紫蓋亟亟彈指而知向其詞曰／妙覺冲古言名理絕假稱稟世常滙溼／日注流瓶水分應益月本自不生何曾／之滅花知 日大通惠名悉達政面三女／□合形四鉢摩頭慈傾城企渴泣和／□芬花境散三條垂涉九達臨踴出／邑子波顯興入河 梁來去京輦風形／□念睹此生善□感□多沾益不淺／□有惱人之日長者結宗邑義傾珍信舍功盡豕簪／□□□出福三 足□□鍾□寶。				
39		興隆寺四面造像碑	河南 通高 160 寬 53 厚 53	沁陽市博物館	原沁陽市西南 17.5 公 里馮橋村興隆寺	17
40		陳光造像碑	河南 通高 168 寬 33.5 厚 20.5	河南博物院	20 世紀 80 年代在禹州 市出土	18
41		造像碑	河南 高 143 寬 37 厚 24	新安縣千唐志齋 博物館		19
42		洛陽造四面像碑	河南 碑身高 140 寬 43 厚 42	洛陽古代藝術館	早年在洛陽徵集	20
43		佛三尊造像碑	山東 殘高 102 寬 71	臨朐山旺古生物 化石博物館		37
		右下角刻「維摩主孫祖」旁有「右普	主季孫兄弟三／人為□父母及一切」			
44		興益造像碑	山東 殘高 172 寬 95 厚 22	博興縣文物館		36

45		臨沂四面造像塔	山東	殘高 81 寬 37.2 厚 31.2			
46	河清二年 563	上官僧度等造像碑	安徽	碑分上下兩石， 上石高 101 寬 55.5 厚 26；下石 高 99 寬 54.5 厚 28，座桿長 14	安徽省博物館	1965 年安徽毫縣咸 平寺舊址出土	39
47	皇建二年 561	四面造像碑	不明	全高 43.5	美國弗瑞爾美術館		43
	大齊皇建二年歲次辛巳七月乙巳朔廿三日丁卯	正信佛弟子緩曹知善司崇超心方？水又欽大？ 面石像一區上為三寶量延國主安寧師僧七祖先靈父母生天後為現在眷屬之兄弟子息		盡鴻家珍都造四 如口普及一切有形咸同斯福			
48	武平六年 575	佛造像碑	不明	高 210	美國賓西法尼亞 大學博物館		44
	大齊武平六年	次乙未四月乙酉朔八日遠採奇岫	妙理鼎演… (中略) …大齊武平六年	跡近訪三苑之手敬造碑像一區通高八尺 像及重鑄隱起… (下略) …			
49		台座	不明	高 15	日本東京藝術大學		
50	保定二年 562	衛秦王造像碑	山西		山西省博物館	山西運城市解州鎮徵 集	24
51	保定二年 562	比丘曇等造像碑	山西		太原崇陽宮		
52	保定二年 562	杜延和等七百人造 像碑	山西	高 402 寬 72 厚 30	山西省博物館	萬榮出土	
53	保定四年 564	王文超造像碑	甘肅	高 96 寬 43 厚 12	甘肅省博物館	秦安縣出土	34
北周							
	保定四年二月庚寅朔十四日	王之次子江亭閏世之封名茲		王先出軒轄支淮帝譽姑仲口	于百代煥乎方策累葉 天／下稱為盛后遷土豪常為次弟／自入起戰以來蒙假輔國將軍／中散儀同司馬王文超屬蓬遼／未薄識口？姿生之入 造浮／圖三劫并銘一所選石釜山工／過世表仰願四海寧往生淨土		

編號 01：金申，〈易縣北魏交腳菩薩像造型上的幾個問題〉，《佛教美術叢考》，北京：科學出版社，2004 年，頁 37；張洪印、金申，〈河北易縣發現一批石造像〉，《文物》7，1997 年；金申，〈關於北魏和平六年交腳菩薩像造型上的幾個問題〉，《文物》7，1997 年；金申，〈關於北魏和平六年交腳菩薩像的補正〉，《文物》10，1998 年，頁 41，彩色插頁肆-1、2。

編號 02：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金銅佛造像特展圖錄》，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7 年，圖 58；金申，〈中國歷代紀年佛像圖典〉，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 年，圖 29，頁 444；松原三郎，《中國仏教彫刻史論·本文編》，東京：吉川弘文館，1995 年，頁 250。

編號 03：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海外遺珍：佛像》二，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90 年，圖 12；王靜芳，〈中國石碑：一種象徵形式在佛教傳入之前與之後的運用〉，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 年，圖 5.4。

編號 04：大阪市立美術館，《中国の石仏——莊嚴なる祈り》，大阪：大阪市立美術館，1995 年，頁 148，圖 96；《中国仏教彫刻史論·本文編》，圖 146a。

編號 05：王景荃，《河南佛教石刻造像》，河南：大象出版社，2009 年，頁 99-100，圖 16；《中国仏教彫刻史論本文編》，圖 194a·b。

編號 06：顏娟英，《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珍藏史料暨典籍系列之三 北朝佛教石刻拓片百品》，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8 年，頁 66，圖 26。

編號 07：《中国仏教彫刻史論·本文編》，頁 269，圖 198。

編號 08：《中国の石仏——莊嚴なる祈り》，頁 146，圖 84；町田市立博物館，《浜松市美術館所蔵小杉惣、市コレクション中国の金銅仏・石仏》，京都：町田市立博物館，1994 年，圖 3。

編號 09：石松日奈子，〈北魏河南の一光三尊像〉，《北魏仏教造像史の研究》，東京：株式會社ブリュッケ，2005 年，頁 277，圖 271。

編號 10：《中国の石仏——莊嚴なる祈り》，頁 149，圖 99；《中国仏教彫刻史論·本文編》，圖 211；《中

歷代紀年佛像圖典》，圖 136。

圖 38。

編號 11：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所，《西安文物精華佛教造像》，西安：世界圖書出版西安公司，2010 年，圖 136。

編號 12：《中國佛教彫刻史論·本文編》，圖 185b。

編號 13：張寶璽，《甘肅佛教石刻造像》，蘭州：甘肅人民美術出版社，2001 年，圖 133-155；《中國佛教開彫史論·本文編》，圖 152、153a·b。

編號 14：中國佛教協會佛教文化研究所·麥積山石窟藝術研究所，《佛國麥積山》，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3 年，頁 75、76。

編號 15：《甘肅佛教石刻造像》，圖 168。

編號 16：上海博物館，《上海博物館中國古代雕塑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年，圖 17、18；《中國佛教彫刻史論·本文編》，圖 149a。

編號 17：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隊、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西安路南朝石刻造像清理簡報〉，《文物》11，1998 年，圖 16。

編號 18：《河南佛教石刻造像》，頁 163-164，圖 4；《北朝佛教石刻拓片百品》，頁 115，圖 45；《中國佛教彫刻史論·本文編》，圖 291a。

編號 19：《北朝佛教石刻拓片百品》，頁 113，圖 44；《中國歷代紀年佛像圖典》，圖 168。

編號 20：東京國立博物館，《東京國立博物館圖版目錄·東洋彫刻篇 I》，東京：東京國立博物館，2015 年，圖 116。

編號 21：李靜杰，《石佛選粹》，北京：中國世界語出版社，1995 年，圖 23。

編號 22：張明遠，《山西石刻造像藝術集萃》，太原：山西科學技術出版社，2005 年，頁 62 圖 31。

編號 23：《中國佛教彫刻史論·本文編》，頁 274，圖 234a·b。

編號 24：《西安文物精華佛教造像》，圖 40。

編號 25：陝西省文物普查隊，〈耀縣新發現的一批造像碑〉，《考古與文物》2，1994年，圖3、圖4。

編號 26：《中國佛教彫刻史論·本文編》，圖 315、316a·b。

編號 27：《甘肅佛教石刻造像》，圖 191-194。

編號 28：《中國佛教彫刻史論·本文編》，圖 314。

編號 29：《中國歷代紀年佛像圖典》，頁 503，圖 192；《海外遺珍：佛像》二，圖 45。

編號 30：《中國歷代紀年佛像圖典》，圖 188。

編號 31：《河南佛教石刻造像》，頁 195，圖 3。

編號 32：《河南佛教石刻造像》，頁 205-206，圖 6；《北朝佛教石刻拓片百品》，頁 160，圖 63。

編號 33：《中國歷代紀年佛像圖典》，頁 505、506，圖 197。

編號 34：《河南佛教石刻造像》，頁 221，圖 9；《中國佛教彫刻史論·本文編》，圖 379、380a·b、381a·b；《中國歷代紀年佛像圖典》，圖 200。

編號 35：《北朝佛教石刻拓片百品》，頁 213，圖 78；《中國佛教彫刻史論·本文編》，圖 433。

編號 36：《北朝佛教石刻拓片百品》，頁 215，圖 79。

編號 37：《河南佛教石刻造像》，頁 256，圖 18。

編號 38：《河南佛教石刻造像》，頁 284，圖 22。

編號 39：《河南佛教石刻造像》，頁 271，圖 21。

編號 40：《河南佛教石刻造像》，頁 315，圖 30。

編號 41：《河南佛教石刻造像》，頁 329，圖 33。

編號 42：《河南佛教石刻造像》，頁 357，圖 39。

編號 43：山東臨朐山旺古生物化石博物館，《臨朐佛教造像藝術》，北京：科學出版社，2010年，頁 56，圖 23。

編號 44：常敘政、李少南，〈山東省博興縣出土一批北朝造像〉，《文物》7，1983 年，圖 19；《石佛選粹》，圖 37。

編號 45：《石佛選粹》，圖 38。

編號 46：韓自強，〈安徽亳縣咸平寺發現北齊石刻造像碑〉，《文物》9，1980 年，圖 3、6、7；中國美術全集編輯委員會，《中國美術全集·雕塑編 3·魏晉南北朝雕塑》，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1988 年，圖 122。

編號 47：《中國佛教彌刻史論·本文編》，頁 302，圖 431a·b、432a·b。

編號 48：《中國佛教彌刻史論·本文編》，頁 306，圖 471、472。

編號 49：《中國の石仏——莊嚴なる祈り》，圖 120。

編號 50：盧少珊，〈北朝隋代維摩詰經圖像的表現形式與表述思想分析〉，《故宮博物院院刊》1，2013 年，圖 25。

編號 51：〈北朝隋代維摩詰經圖像的表現形式與表述思想分析〉，頁 79。

編號 52：《石佛選粹》，圖 30。

編號 53：《甘肅佛教石刻造像》，頁 160；甘肅省博物館，《甘肅省博物館 文物精品圖集》，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 年，頁 193。

附錄 前人主要研究成果（依出版時間順序）

1980 年以前

松本榮一，1937（1985 復刻），〈第六節 維摩經變相〉，《敦煌画の研究・圖像篇》，京都：同朋舎，頁 143-164。

堂谷憲勇，1950，〈維摩圖像考〉，《佛教藝術》9，頁 78-92。

藤枝晃，1958，〈維摩變の一場面□變相と變文の關係〉，《佛教藝術》34，頁 87-95。

金維諾，1959，〈敦煌壁畫《維摩變》的發展〉，《文物》2，頁 3-8（1981，〈壁畫維摩變的發展〉，《中國美術史論集》），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頁 397-408；1995，〈壁畫《維摩變》的發展〉，《中國美術史論集》，臺北：南天書局，頁 384-388）。

金維諾，1959，〈敦煌晚期的《維摩變》〉，《文物》4，頁 54-60（1981，〈敦煌晚期的維摩變〉，《中國美術史論集》），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頁 409-421）。

田中豐藏，1964，〈維摩居士の畫像に就いて〉，《中國美術の研究》，東京：二玄社，頁 267-273。

藤枝晃，1964，〈維摩變の系譜〉，《東方學報》36，頁 287-303。

Bunker, Emma C. 1986 Early Chinese Representations of Vimalakīrti. *Artibus Asiae* 30,1: 28-52.

1981 年-2000 年

張乃翥，1982，〈龍門石窟維摩變造像及其意義〉，《中原文物》3，頁 40-45。

賀世哲，1983，〈敦煌莫高窟壁畫中的《維摩詰經變》〉，《敦煌研究》2 頁 62-87（1985，〈敦煌莫高窟壁畫中の維摩詰經變〉，《東洋學術研究》24：1，頁 101-153；2000，〈敦煌壁畫中的維摩詰經變〉，敦煌研究院，《敦煌研究文集：敦煌石窟經變篇》，蘭州：甘肅民族出版社，頁 8-67；2004，〈敦煌壁畫中的維摩詰經變〉，《敦煌石窟論稿》，蘭州：甘肅民族出版社，頁 225-282）。

Ho, Judy Chungwa. 1985. Tunghung Cave 249: A representation of the Vimalakirtinirdesa. Ph. D. dissertation, Yale University.

余熙，1986，〈一位思辨神靈的歷史沈積相□從《維摩詰經變》看敦煌藝術的民族性〉，《江漢大學學報》1，頁 103-108。

胡文和，1988，〈四川摩崖造像中的維摩變〉，《考古》6，頁 562-566。

寧強，1990，〈上土登仙圖與維摩詰經變□莫高窟第二四九窟窟頂壁畫再探〉，《敦煌研究》1，頁 30-37。

陳清香，1991，〈敦煌壁畫中的維摩經變〉，《第二屆敦煌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漢學研究中心，頁 373-394。

王志楣，1992，〈《維摩詰經》與中國文人、文學、藝術〉，《中華佛學學報》5，頁 263-298。

Heyrman, Laura Gardner. 1994. The meeting of Vimalakirti and Manjusri: Chinese innovation in Buddhist iconography.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金理那著・林南壽譯，1995，〈六世紀中國七尊仏にみえる螺髻像について□《維摩經》の螺髻梵王とその図像〉，《佛教藝術》219，頁 40-55。

何佳垣，1995，〈敦煌莫高窟唐代壁畫中的維摩變〉，《美苑》6，頁 7-9。

孫昌武，1995，〈唐代文人的維摩信仰〉，《唐研究》1，頁 87-118。

馬化龍，1996，〈莫高窟二二〇窟《維摩詰經變》與長安畫風初探〉，《敦煌吐魯番學研究論集》，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頁 509-516。

孫昌武，1996，《中國文學中的維摩與觀音》，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項一峰，1998，〈《維摩詰經》與維摩詰經變□麥積山 127 窟維摩詰經變壁畫試探〉，《敦煌學輯刊》2，頁 94-102 (2008)，〈《維摩詰經》與維摩詰經變－麥積山 127 窟維摩詰經變壁畫試探〉，鄭炳林《天水麥積山石窟研究文集》上冊，蘭州：甘肅文化出版社，頁 787-795)。

影山悅子，1998，〈敦煌莫高窟維摩詰經變相図中の外國使節について〉，《神戶市外國語大學研究科論集》創刊號，頁 65-81。

蕭玉真，1999，《中國維摩造像的起源與開展：以隋唐敦煌維摩變壁畫為研究重心》，國立臺南藝術大學藝術史與藝術評論研究所碩士論文。

沙武田，2000，〈S. P. 76《維摩詰經變稿》試析□敦煌壁畫底稿研究之四〉，《敦煌研究》4，頁 10-20。

王小盾，2000，〈從莫高窟第 61 窟維摩詰經變看經變畫和講經文的體制〉，《2000 年敦煌學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石窟考古卷）》，蘭州：甘肅民族出版社，頁 173-210。

2001 年至今

吳文星，2002，《敦煌莫高窟壁畫中的維摩詰經變研究：莫高窟維摩詰經變對《維摩詰經》的文化選擇與時代解讀》，華南師範大學美術學碩士論文。

黑田智，2002，〈もう一つの維摩像〉，《MUSEMM》（東京國立博物館研究誌）579，頁 5-33。

譚淑琴，2003，〈維摩經變所體現的中國藝術精神的嬗變〉，《中原文物》6，頁 57-63。

胡朝陽，2004，〈論敦煌莫高窟第 220 窟維摩詰情感的藝術表現〉，《西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頁 73-76。

Paul, Demieville.,translated by Sara Boin-Webb. 2004. *Vimalakirti in China*.□ *Buddhist Studies Review* 21,2: 179-196.

許忠陵，2004，〈《維摩演教圖》及其相關問題討論〉，《故宮博物院院刊》4，頁 120-129。

濱田瑞美，2005，〈新発見の降魔成道図と維摩経変相図□鶴林寺後山摩崖・金華山天宮寺摩崖□〉，《奈良美術研究》3，東京：早稻田大学奈良美術研究所，頁 193-205。

何劍平，2005，〈從中晚唐的維摩詰經變畫看民眾的佛教信仰〉，《雲南藝術學院學報》3，頁 15-23。

連穎俊，2006，〈天龍山石窟與《維摩詰經》〉，《文物世界》2，頁 27-28。

張華，2006，〈雲岡石窟中維摩詰和文殊菩薩造像的探討〉，《雲岡石窟研究院〈2005 年雲岡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研究卷〉》，北京：文物出版社，頁 239-250。

曹喆，2007，〈唐代敦煌壁畫維摩詰經變中的官員服飾考證〉，《敦煌研究》1，頁 45-49。

錢伯泉，2007，〈敦煌遺書 S2838 維摩詰經的題記研究〉，《敦煌研究》1，頁 61-67。

吳文星，2008，〈莫高窟《維摩詰經變》對《維摩詰經》的誤讀〉，《華南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3，頁 76-80。

王堯，2009，〈麥積山《維摩詰經變》壁畫藝術風格探析〉，《天水師範學院學報》29：6，頁 37-40。

何劍平，2009，《中國中古維摩詰信仰研究》，成都：巴蜀書社。

于向東，2010，〈敦煌維摩詰經變以窟門為中心的設計意匠□以莫高窟第 103 窟為例〉，《敦煌學輯刊》3，頁 133-141。

鄒清泉，2010，〈北魏坐榻維摩畫像源流考釋〉，《敦煌研究》4，頁 67-73。

紀曉棠，2010，〈晚清拓本的發現及其學術意義□大足北山維摩詰經變研究之一〉，《美術學報》4，頁 42-49。

鄒清泉，2010，〈虎頭金粟影：維摩畫像研究獻疑〉，《故宮博物院院刊》4，頁 129-139、162、163。

何劍平，2011，〈北 1321v (長 050)《維摩經解(擬)》考□兼論其俗信仰特色〉，《敦煌學輯刊》4，頁 21-31。

鄒清泉，2012，〈莫高窟唐代坐帳維摩畫像考論〉，《敦煌研究》1，頁 33-39。

鄒清泉，2012，〈中古敦煌《維摩詰經》的書寫□以藏經洞維摩寫卷為中心〉，《敦煌學輯刊》1，頁 57-67。

崔曉霞，2012，〈雲岡維摩詰變相故事內容釋讀〉，《文物世界》2，頁 49-51。

肖建軍，2012，〈論初唐維摩詰經變對表現淨土世界場景的濃厚興趣及其原因〉，《宗教學研究》3，頁 107-113。

蔣方亭，2012，〈故宮藏《維摩演教圖》創作年代小考〉，《文物鑑定與鑑賞》4，頁 28-34。

張一弛，2012，〈入世為辯才□維摩詰像之人文精神初探〉，《文物鑑賞與鑑定》8，頁 77-81。

王中旭，2012，〈敦煌翟通窟《維摩變》之貞觀新樣研究〉，《藝術史研究》14，頁 369-397。

王中旭，2013，〈故宮博物院藏《維摩演教圖》的圖本樣式研究〉，《故宮博物院院刊》1，頁 97-119、160。

漆紅，2013，〈立體『維摩詰經』としての龍門石窟賓陽中洞□『維摩詰經』造像研究□〉，《佛教藝術》326，頁 9-41。

趙雪芬，2013，〈炳靈寺第 8 窟維摩詰經變探析〉，《考古與文物》2，頁 98-101。

鄒清泉，2013，〈莫高窟第 61 窟《維摩經變》新識〉，《美術學報》2，頁 40-50。

鄒清泉，2013，《虎頭金粟影□維摩詰變相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